



文瀝初編卷十一

錫山錢肅潤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吳江董 閻方南

訂正

秦伯墓碑記

吳興祚

一起就周與吳相形一番便見吳之德功大且遠處

周有天下受之於殷傳八百有餘歲泰伯讓國逃而之荆無尺
土之基所居城邑遂起勾吳至於今三千三百有餘歲自伯以
來禪位號有天下者不可勝紀易代以後皆不得名其故居惟
勾吳一彈丸地延三千三百餘歲之後猶得名曰泰伯之里鳴



呼是蓋六國之所不能侵而秦皇之所不得併者也。嘗試推之。古今之所謂可欣可艷。可守可傳。而不能忘於心者多矣。吾觀泰伯之心。皆擴然而無一有。而其所有者。僅此忠孝之性。受之於天。以為人造次顛沛。不可以貳。值時之阻。則旁行異志。冀一遂焉。譬如水之百折而必趨於海。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及乎所至之地。羣而義之。奉以為君。遂能立國。啓土龍旂。介圭傳數十世。蓋亦忠孝之理。自不泯於天壤耳。當其逃之之日。始志豈及於此哉。嗚呼。所以為德之至也。古者刑蠻之俗。斷髮文身。蛇龍與處。其救死之未知。而遑及乎禮教。自伯之至。然後為之城郭。

而人有衛為之溝瀆。而人有養為之端委。以易其俗。而人有禮教化。遂彬彬焉。則今日東南之民。所以相生相養。禮樂詩書。衣冠玉帛。稱盛於寰中。而為光於千百世者。伊誰之功也。其又可忘也。耶伯有廟在梅里。其墓在皇山。南徐記及聖賢墓記皆同。非若史遷所稱箕山。有許由塚。滅没恍惚。不可徵信。又非若虞舜崩於蒼梧。大禹葬於會稽。遠其國都。而離其人民者。比也。則以吳民而修伯之廟。若墓。譬如以子孫而修其始祖之廟。若墓。宜乎歲歲從事。弗怠也。乃數百年中。培其封樹。飾其榱桷者。指不多屈。小子興祚黷焉。傷之。已酉歲。嘗修其廟矣。今墓道之間。

荆榛不剪樵牧遊於其上邑諸生許廷銓司馬森玉錢法發等
 以告念與祚伯裔也又官茲土其何能辭爰以俸錢供掃除之
 役邑人助之自癸丑歲八月經始畢於明年之正月砌築堅平
 墉垣周固乃建碑以誌久遠後之讀是文者深思三千三百餘
 歲不替之故而以伯之心為心則伯之垂教其猶未遠也夫
 錢礎日日肅肅穆穆頌颺深至先生真能述祖德稱祖功矣
 却復有抑揚唱嘆之致躍躍動人是吳中大有關係文字
 秦對巖日墓在吳吳民不能修吳之父母修之而吳之父母
 又即吳之裔孫也可謂賢矣讀此記令人肅然生欽

白雲山流米洞記

陸次雲

何山無雲何雲不白此山以白雲著著其始也有明靖難兵起
 建文遜荒混跡縉流出西徼從難諸臣乍離乍接久之晨星
 漸落而帝愈孤矣行游泮荆托瓢廣順徘徊倚徙得老樹而愛
 之跌坐其下遙望一山翠爽可挹山之罅微雲忽起始而纖纖
 繼而綿綿奄忽互踰若雪舞濤翻而不可竭漸且變遷成象若
 蓋若幢自遠而近延及帝前帝悅而起雲若相引隨雲緩步不
 覺至於雲生之下將登岡麓尚隔一溪溪水湍迴忽若雷沸激
 浪濺空有獸自沸中起兩蹄踞石向帝而朝頰首者三轟然復

沒○視○之○蓋○水○犀○也○蹄○痕○入○石○者○至○今○在○矣○帝○甚○怪○之○越○溪○登○山○
 有○老○嫗○自○山○而○下○至○帝○前○寂○然○不○動○儼○然○人○也○悠○然○化○為○石○矣○
 帝○愈○怪○之○仰○視○峯○巔○雲○已○收○而○日○欲○落○松○風○迴○薄○林○壑○加○清○有○
 洞○廓○然○可○以○止○宿○帝○入○而○蚊○蚋○捲○飛○有○若○驅○之○出○者○後○雖○溽○暑○
 永○無○其○迹○洞○之○中○鼎○鑪○具○焉○曩○昔○避○兵○者○所○遺○也○帝○心○念○之○白○
 雲○相○引○其○招○我○耶○水○犀○來○朝○其○迎○我○耶○嫗○化○為○石○變○有○情○為○無○
 情○示○我○以○良○止○之○義○耶○吾○其○栖○於○此○矣○明○日○擇○一○幽○境○構○枯○木○
 以○為○檻○紉○殘○棘○以○為○籬○土○簋○土○階○而○菴○就○成○顧○欲○飲○無○水○有○高○
 坎○焉○濬○之○而○泉○隨○出○食○無○粟○也○巖○之○隙○有○蚓○竅○焉○浙○浙○作○聲○尋○

之○纍○纍○乎○瀉○若○貫○珠○者○皆○黍○稷○也○接○以○孟○孟○盈○而○聚○竭○越○旦○復○
 然○可○不○畊○而○食○矣○居○之○久○久○幾○忘○歲○月○至○英○宗○時○中○歷○仁○宣○去○
 文○皇○已○遠○乃○動○歸○思○於○是○留○題○流○落○江○湖○四○十○秋○之○詩○命○他○僧○
 守○菴○飄○然○而○去○至○京○內○臣○吳○亮○猶○能○識○之○以○老○佛○迎○養○禁○中○迨○
 崩○以○天○下○大○師○題○其○墓○碣○事○傳○於○黔○守○菴○僧○始○知○向○居○此○者○建○
 文○帝○也○地○因○得○名○菴○弘○舊○制○僧○亦○增○倍○第○汲○泉○而○泉○向○淺○非○持○
 綆○而○跪○不○得○也○人○名○之○曰○跪○井○臣○飲○君○澤○不○使○之○徒○手○得○歟○斯○
 一○奇○也○而○粟○之○流○猶○舊○也○僧○以○為○粒○粒○涓○涓○不○給○眾○飽○持○椎○操○
 柄○奮○然○鑿○之○鑿○甫○加○而○米○遂○絕○斯○又○奇○矣○夫○建○文○艱○難○瑣○尾○所○

際多奇造物似非無意於帝者乃使以暴易仁霜雪盈頭始得
 歸老殉難之忠臣盡族從亾之義士沉名撫成王之周公竟為
 新莽而享有神器造物豈有意乎豈所謂殺運未除數出彼蒼
 彼蒼亦不能自主故莫能抑殲善類之燕王庇不殺叔父之蔡
 后乎是皆不可解者獨白雲山流米一事通紀不登廣輿一統
 勿載而州志存之故詳為考輯以補前史之所未備

高澹人曰直是一篇遜國遺史妙處全在閒處細處叙得奇
 逸落後俯仰嗟唏百端交集是龍門得意文字

錢礎曰曰事奇文更奇巖峻葱鬱傑犖深幽絕似栢柳州

重建成都諸葛忠武侯祠碑記

蔡毓榮

漢昭烈帝陵之有忠武侯祠也明侯志也粵稽古帝王之載在
 祀典者皆一統之君從祀諸臣皆佐命元勳也余少而服官于
 朝每得以春秋陪祀歷代帝王廟兩漢惟祀高祖光武而忠武
 侯從祀之位在西廡鄧禹之次及至成都訪丞相祠堂則在昭
 烈惠陵左側陵蕪不治祠亦廢予乃下令禁其樵採繚以周垣
 而以修復舊祠屬之觀察宋君君慨然經始踰年告成予嘗讀
 史當侯之初沒也蜀人思之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中後主下詔
 卽侯墓立廟于沔陽李雄據蜀始為廟于少城內桓温下蜀平

少城獨存侯廟今少城廟址不可考考裴晉公碑作于元和初
 杜少陵詩所云先主武侯同閔宮者其在是與夫王業有偏全
○崇○閔○之○論○
 君臣之義一也昭烈之稱尊號也為漢也侯之鞠躬盡瘁也為
 漢也昭烈存而漢存而高祖光武俱存侯之事昭烈也猶事二
 祖也是以昭烈雖生不得還于舊都○讀○之○神○色○俱○飛○不得與光武並祀其陵
 寢亦不列于歷代三十六陵之數而後世誦魚水之言則英雄
 神動聞託孤之命則義士隕涕千載而下入其祠者如見其君
 臣一氣魂魄相依也嗟乎古來忠義祠宇不可勝數未聞有祀
○事○得○此○表○出○
 于其君之陵者即忠武侯祠遍海內亦未有若惠陵之祠為愉

快者予以為從祀于高祖光武則侯之志明附祠于昭烈則侯
○明○侯○志○句○
 之志益明豈非祀典之盛事哉予于白帝城合祠瀘州忠山專
 祠皆有記獨于茲祠之成俯仰今古不禁援筆三嘆也若其經
 始之詳載在宋觀察記中臨淮托晉公以傳是又予之幸也夫
 錢礎日日武侯心事全在扶正統上先生提出為漢二字真
 千古知己至于附祠昭烈其明侯之志可知得此一言遂成
 定案文特淋漓痛快覺忠義之氣凜凜如生

重建成都杜少陵草堂記

蔡毓榮

少陵入蜀十載凡兩至成都先後四載其作草堂以居也始于

上元成于寶應會嚴鄭公尹蜀時時命駕過之其再至草堂也

公固當脩享堂中

以鄭公再鎮故自唐迄宋元祐復作草堂以祀先生者則自丞

相呂汲公鎮蜀始也明季寇訐旻天疾威獨輝於蜀魚鳧之壤

化為劫灰即無論茲堂松竹矣余以辛亥春奉命入蜀于役

之暇極目郊垆過浣花溪遊草堂寺訪堂遺址在寺西數十武

薙草披荆以入荒池斷碑猶存焉追思先生與鄭公堂中脫冠

相對時知已意氣為何如哉當唐之世方鎮皆得辟召賢豪知

名之士奏為參佐先生以省掖舊臣流離劍外託身幕府白首
 為郎遇亦窮矣及鄭公歿而不得一日安于草堂也然後嘆知
 已之難而府中暇日之不可復得也嗟夫古之君子入則事親
 出則事君出處不忘朋友此詩人之指也卹窮厄之士延遺佚
 之老廣諮下問以裨軍國此賢大夫帥茲土者之事也登斯堂
 也仰先生之風因高鄭公之義斯汲公卽堂以祀先生之意乎
 遊覽之餘悄然動容謀之籓臬諸君亟圖經始方鳩工而得代
 歸楚越明年壬子夏以落成來告請一言為記余維一歲之間
 往來荆益入蜀則誦將赴成都之什歸楚而詠江陵望幸之章

葛立方謂杜公一世羈人其可三嘆

○悅○仰○風○懷○聲○溢○言○表

徘徊兩地竊有感于君臣朋友之際也于成都草堂之成尤欣

○自○寫○處○不○竟○所○隔○露

慰焉昔汲公復草堂繪先生之像時胡學士宗愈知成都遂刻

詩于石置堂壁今堂成而詩尙闕風雅未墜行有嗣學士而起
 者以望後之君子

錢礎日日發明卽堂立祠汲公鄭公先後一心而少陵求君
 依友一段徘徊無已之情已層層襯出善于就客形主令讀
 者感動

呂柏庭曰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莫不藉杜詩以傳而鄭
 公者固杜老窮途知己汲公者又杜老異世知己也先生篤

于君臣朋友之際故能曲折言之吐握盛心與延攬妙略均于斯文露一斑矣

重修三蘇祠堂記

蔡毓榮

眉之有三蘇氏傳世也久矣人不待祠而重祠不待記而存然則可以無祠乎曰其地有賢者則表而出之使夫遠近之至於

此段從地 癸論

斯者論其世而考其人或悠然以喜或悄然以思而感發興起之志油然而生况其家於眉者乎故眉之有祠所以為眉非以蘇氏也然則可以無記乎曰子瞻兄弟遭時閉塞君子道消竄

此段從人 癸論

身嶺海可謂窮于遇矣然其受知仁宗累官學士未可謂不幸

巨眼卓識

也若夫位卑祿薄偃蹇而不得志於時則明允為甚嘗憶其上歐陽內翰書自述途遇貴人倉皇避匿屏息下氣于車塵馬足

間去良久而後敢出因言公之所謂才如司馬子長者蓋如此
○俛○仰○流○連○極○抑○揚○頓○挫○之○致○
 嗟乎當此之時公豈意數百年之後舊居環堵之地遂為一州
 之勝土人因以為祠凡王公大人有事于眉者必過而伏謁匍
 匐惟謹蓋不如是則以為儉父也彼元豐諸人自公卿以至於
 百執事其故居墳墓亦有從而問之者乎余過眉謁三公之祠
○結○出○立○言○之○旨○
 屬有司新其舊其有感于中者如此願得託三公以自見亦非
 以為蘇氏也是不可以無記

張秋紹曰歸重老蘇善為矢志人占地步又不說出好處只
 寫生屈沒伸之意身分自高覺老泉雖死前得永叔為墓銘

後得先生作祠記千載下有生氣文章之權能榮貴人若此
 錢礎日日三蘇事蹟累紙說不盡先生只從地與人落想瀟
 疎淡逸無限寄慨令人千載下聞風興起此真傳世之文

重建宋安定胡先生祠堂記

吳興祚

天地位而人物生則惟君親為大矣然君親之義非師不明人
 物之理非師不著內而身心非師無以究其源外而治道非師
 無以樹其軌是以天子視學北面而釋菜終不敢以軒冕之尊
 而加乎道德之上且夫天生蒸民飢而食之寒而衣之是養其
 身也身者形之有盡者也其身盡則其澤窮矣天生蒸民迷而
 悟之枉而直之是淑其性也性者理之無盡者也其理傳則其
 澤不窮矣是故稷以九州為土吾夫子以萬世為土是天之所
 以報教民之聖賢與其所以報養民之聖賢者亦若有異焉鄒

癸師字來歷如許鄭重

二語剖盡西都精蘊

魯以後師無醇儒學僅章句庠雍之士高才驚於鞞悅睿質泪
乎世資體用全疎禮樂交喪生心害政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宋
安定胡先生讀書泰山之旁食不甘味夜不就寢十年忘歸見
家書有平安字即投之澗中不復發後蒙召對例先習儀而先
生日吾生平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迨乎登對進退
周旋皆合古禮判太學時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由此觀之
有以見先生之學居安資深由心達事內含飛躍外守準繩與
孔之博約孟之集義潛相孚合是曠世而一人也天之生是為
木鐸者也其教授蘇湖分經義治事二齋使士皆明體達用克
宋初沿五季只重詩賦故先以休用致之

濟於時朝廷頒其法于太學四方就學者千餘人遂啓伊洛之
傳以弘一代理學之統嗚呼若先生者誠無愧於師道矣公之
墓在如臯祠堂在蘇湖二學俎豆絃歌迄於今不絕豈非淑艾
之澤歷世而彌長者乎公有遺裔居梁溪特為繁衍文章科第
為時羽儀簡書爛焉裔孫世昌復以山園為祠堂使世世子孫
入廟而思油然而各有所興起且彙其嘉言懿行與前代大儒褒
揚贊美之語俱著於篇嗚呼是可慕也使今世之士盡得如先
生者以為之師則處有學問出有事功洙泗之英可以復見今
即不得如先生者以為師苟能即先生之遺教以求所為體用
極警策極痛快 一往寫出勸世苦心 應得妙

兼備之道亦不至儒術凌遲而以吾黨為詬病是則廣先生之
糾豆者非僅以明其功申其報也凡以為淑人心而崇寔學也
錢礎日日歐陽公為安定作墓表專在師道一節先生為安
定作祠堂記亦專在師道一節無二指也更拈出明體達用
四字發明立教之意此記直堪與周子通書師第七篇並傳
歐陽公當遜數籌矣

堂定本

重修明道祠記

熊賜履

江寧之上元邑舊有祠一區以祀宋儒程明道先生考郡志載
祠創始於淳熙中劉公珙朱文公實為之記洎明初改築學使
者廨萬曆壬子我江夏芝岡公來督學政因其舊址而拓之歲
久傾圮至沒為僧舍前制府于公周視愴然謂宜亟修舉也乃
檄郡守于君成龍郡丞朱君雯董其役二君趨赴甚力爰募眾
輸助庀材鳩工甫期月而朽敝者易新堂廡齋福規制畧脩既
落成予從諸君子後釋菜而奠焉仰瞻椽桷煥然斯道之光也
作眼目先生喬孫彭屬余為文以記之余按先生之道實接魯鄒之傳

宋元以來亦既通祀學官俎豆百世矣其生長及過化之地各有
以下歷叙宦蹟詳而有要
 有崇祠以妥其靈若上元其一也考先生弱冠舉進士初任至
 京兆鄠縣簿尋調上元夫簿微員也宜若有所不屑意而先生
 為之一如其為大吏焉會令罷去先生以簿攝邑事則為殫心
 職業備極周至如均田稅修陂塘贍管卒簡訟牒遵服制脯池
 龍折黏竿再歲之間教養兼舉休行善政史不勝書先生嘗曰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嗚呼可謂克踐其言
 矣然史稱先生達於從政區畫精詳不動聲色而事自理由州
 縣而臺諫由臺諫而僉判諸所措注建白無一不以宗社生靈

為倦倦故宦遊所至綏來動和幾於聖人之能事然則上元之
 治蹟殆猶儒效之始見端者爾蓋先生之治原本于學先生之
 學一主於誠誠也者造化之根柢而三才之極致也先生以誠
 意為感通表裏渾融顯微貫徹其不言而信不行而至之妙固
 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嗚呼是豈可作而致之也哉然自先生之
 歿且六百有餘歲矣世遠言湮正學日晦江左尤浸淫六代之
 餘士習頽靡動趨旁徑即我生以來曾未見有真能讀伊洛之
 書以求所謂聖人之道者先生之學或幾于其熄矣又奚怪治
 不古若而生民不獲與於三代之隆也今諸公之為是役也其

先生一學問具是諸此

此真難得

此見為學

亦雅有景行前哲○振起斯文之意○故余樂得而書之○因以發明○
先生所以為學○與所以為治之大端○以告當世○且冀後之蒞茲○
土者○庶幾踵而葺之○俾巋然靈光○永為此邦人士觀感陶淑之○
地○則其為功於斯道○亦寧有紀極也哉○謹薰沐拜手而為之記○
高節培曰○明道祠為上元作簿時而設○先生寓金陵實振起○
之表章前哲○正以羽翼斯道也○記中一曰煥然斯道之光○再○
曰為功斯道○寧有紀極○其惓惓為道之切如此○
錢礎曰○通篇從為治立說而為學自見○其言曰治本於學○
學主于誠○此深知名道之言也○祠中得此文○永不朽矣○

重修錫山二泉書院記

張能鱗

書院源委秩狀

書院之設○非古也○三代盛時○海內之教○皆由學校○天子有太學○
諸侯有國學○以及黨庠術序間巷之間○莫不有學○其主學校之○
教者○即國之卿大夫○其入而受教者○即元子適子與凡民之俊○
秀○道德一風俗同○六德六行六藝○非其道莫與教也○小學在公○
官南之左○國學在郊○非其地莫與建也○歷秦漢唐宋先王之意○
既失而學校之制浸衰○於是唐李渤有白鹿書院之設○而宋諸○
儒者因之以是名山水間○輒有書院○是亦學校之變風也○然自○
書院既設而當世之君相○往往助田賜額而書院中一時教育○

之人才其功每過于學校於是書院因以不廢而先賢過化之地雖一草一木莫不可敬以至廢而屢復絕而更興非以其地○一○第○警○策○以是為先賢精神之所存也錫之有二泉書院其來久矣予視學三吳未嘗過問一日讀陸子道威詩集見所謂二泉書院者在惠山之麓余曰嗟乎是所謂文莊邵先生者乎陸子曰然何其頽廢榛莽若斯之極也陸子曰公無後人其嗣澄賢而早歿息弱不足以振也予曰嗟乎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此公之言也充公之言君相為真君相士民為真士民幾何而不為三代也而崩壞衰落一至于此固一方人心風俗之所關不可

拈○出○二○言○提○醒○世○人○不○少○

以不復且吾聞公嘗視學江西矣公能修白鹿書院建宗儒祠以興古學而余不能余實愧焉亟分俸餘檄縣官為新其祠以七月之朔過謁呼澄之子與之奉祀俾世其守是役也董其役者為吉訓導天助任其勞者為諸生顧弘烈施揚曾楊惟植而助義率先則高學憲彙旃孫孝廉彥章也工將成請記於予予惟修建之所以必重夫記者為其工力之鉅不可以不書而治○說○得○鄭○重○化所關不可以不誌也余聞書院之來中遭頽圯御史祁公太守陳公兩廣總制張公合而助者五百金而院不能成今余不及三百金耳堂雖立楹戶弗能飭也周垣之繚弗能遍也且書

認得真切

院之復以為道耳而匆匆余行弗克借二三子考德問業一日於斯何以記雖然天下當為之事固非一人之心之力之所成也文莊不與祁張諸公謀而祁張諸公為之繼祁張諸公不與余謀而余又為之繼則安知後來者不與余謀而又為余之繼更起而益昌大之乎是又不可以無記也

錢礎日日先說書院之功多于學校次說文莊之學有關人心風俗末終說到記上詞顯義明先生興學之意躍躍言表

嵩陽書院記

湯斌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峯秀矗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嵩福宮街者皆祀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庵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為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蠲貲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

講堂三楹顏日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
 湍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
 侯壘以興起斯文為已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
 逸庵作書屬余為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
 緒論其何敢辭然逸庵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乎或欲
 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
 稱顏子為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為
 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
 禮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即所

謂博文而克已復禮之訓即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

聖賢精義一推勸而出

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
 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為非
 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為仁
 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為隱與及讀易乾
 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
 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
 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
 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為體非可口傳

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

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

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

為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秘。其不至作

光景玩弄。視詩書為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粗迹也。幾希

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

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

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

嵩陽書院記

張堯

嵩陽書院。宋提舉管勾諸賢遊歷處也。金元時廢于兵火。明嘉

靖間。知縣侯秦建二程祠。今廢久矣。邑之賢大夫。耿逸庵先生。

憫人心之陷溺。痛風俗之澆漓。慨然以斯道為己任。乃推本于

源流。承傳之人。崇祀程朱夫子。特立祠焉。中構一堂。額曰麗澤。

傍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之目。定輔仁會約。集諸生。每月初三日課文。十八日講學。寒暑

風雨不輟。誠今日之鵝湖白鹿洞也。世之咕嗶者。揣摩舉業。以

博取功名。雖文詞爛然。科目赫奕。於身心性命之理。置而不講。

記 卷十一 嵩陽張一 十峯草

母怪乎真學失傳而人心風俗於焉大壞先生文章理學為世
 大需由史館存歷風紀清操仁聲昭然在人耳目間既而厭
 仕甘林錄者十餘載讀書窮理為善惟日不足大約以敬為體
 以恕為用歸本于存誠先生第去書院五里許時而策蹇或徒
 步正襟危坐其中每與睢州湯潛庵太史上蔡張仲誠先生手
 札往還發輝聖學無餘蘊讀其所輯理學要旨一編深切著明
 悉宗之程朱夫子者也原夫歷聖相傳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而後孟子一人而已孟子沒千百餘年程子起而接
 其傳紫陽夫子詳序之矣按登邑古陽城地堯所遊禹嘗避位

周公測景於此程朱子曾領崇福宮由此觀之歷代之聖君賢
 相名儒無不遊歷其地尋淵溯源聖賢之道統萃焉然則書院
 之廢興確有氣數存乎其間而亦人心風俗之所大係也先生
 與復之功豈可緩乎哉余因之有感矣余幼南習章句輒馳情
 世務長而餬口四方追逐者勢利幾希所存特於始盡聞欲求
 其放心因思於治民之日洗心滌慮復我夜氣此念人所未信
 也今者幸令登邑先生告余正心誠意之學且述程子當年移
 晉城令時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日以教養相勸勉余聞教兢
 兢潔已愛民自矢凡所興除必詣書院請命先生直言無所隱

會○歲○侵○民○嗷○嗷○待○哺○先○生○散○穀○助○余○濟○荒○非○先○生○與○人○為○善○之○
一○徵○耶○登○邑○嵩○嶽○鍾○秀○人○物○代○生○先○生○能○令○變○化○氣○質○砥○礪○行○
誼○究○心○于○天○人○理○欲○之○辨○而○四○方○學○者○無○不○向○風○慕○義○知○所○適○
從○從○此○真○儒○輩○出○關○閩○濂○洛○之○統○于○今○有○傳○人○乎○書○院○前○後○數○
楹○有○位○次○漢○栢○鬱○茂○二○室○聳○峙○箕○山○潁○水○曠○然○在○懷○先○生○每○偕○
人○士○講○學○談○道○于○清○泉○白○石○間○恍○然○有○浴○沂○咏○歸○之○樂○噫○鳶○飛○
魚○躍○無○之○非○道○得○此○意○者○升○堂○入○室○可○從○先○生○遊○書○院○也○矣○
錢礎日日看其歸功耿先生處却正為自己立地正心誠意
奉為事君視民如傷取以治民正學之有裨于人國如是

教語何等融通

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
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
章○舉○業○技○藝○之○習○隔○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
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
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
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為○窮○
理○未○免○沉○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墮○
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為○真○
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

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庵之
○二○言○是○耿○先○生○知○已○
 學以主敬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
 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也
 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庵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
 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書院全為講學而設而講學須要發明理學蘊奧此篇說博
 文約禮說明善誠身說一貫說仁體具見本原末復以點識
 二字示人用功之法即示人講學之法是記也直作通書西
 銘讀可也
 錫山後學錢肅潤謹識

重修長洲縣儒學記

丁思孔

古先王敷教以治天下自黨庠術序無非學校而其教之之人
○暗○伏○後○教○之○鄉○意○
 即一鄉之賢士大夫習知其土俗性情因以簡其帥與不帥者
 而與之屏之則人之淑慝咸相見而無所容其欺偽矯飾之情
 所以事勸而業成凡為智能勇功之士為國家建大猷肩大任
 者亦無不出於其中故自禪讓以還何代不以武功定天下及
 統緒甫集未有不汲汲於敷飭文教以為永安長治之基者誠
○一○語○定○論○
 以其效雖緩而功可久也迨行之浸遠儒學與吏治既分兩途
 一切理民經國皆以謂不必出於鄉三物之中而唯智能勇功

之是驚舉凡古初厲世磨鈍之具率視為迂濶無當之虛文相
 與掉臂而去之設有司其職者鯁鯁焉惟德教是憂反眾起而
 啗誦之其人苟非篤信而彊力者亦且靡然置之而不敢復道
 於以求人心之敦茂而道德之凝承也不綦難乎於此有人焉
 不顧時俗之浮言毅然立教以為已任舉廢起衰以行之斯亦
 人之所難能矣夫善教者猶醫也攻疾在暝眩之際則主在標
 養疾於平緩之日則揆其本若是者良醫也不問緩急惟其疾
 之所至旋轉以相逐藥石彌進而痺痿顛仆隨之則亦庸醫而
 已矣今謀治於風俗頹蕩之餘而必審其端於教是蓋能揆其

思愈折而旨愈淡

此亦探本之言

本者也吾所謂效雖緩而功可久也且古今治法固有相沿未
 變者矣古者鄉治其鄉國治其國無所嫌於私暱也後世防檢
 益嚴土著者不得仕於其鄉甚且立為三互之法而唯銓補學
 官許不避其本籍是猶教之鄉而用其習知土俗性情之遺意
 也然因其土俗導其性情又有不可同日而論者今自大江以
 南若姑蘇固吳越之一大都會也承要離伍胥之流風而文以
 延陵季子辭讓之節其於慷慨憤烈之事或至滅頂剝膚而不
 暇惜豈非明於憂患與故而獨立不懼者哉然而敝化奢麗之
 虞抑已久矣司是教者就所長以正之因其敝而革之要厥觀

應得天然

轉筆掉甚

摩必自學校始矣。嘗考志乘在郡之儒學三而長洲學宮建置獨後。創於宋之景定，再立於元至正間，而改設於明之嘉靖。歷年滋多，傾圮是患。訓導王君受事典學，喟焉嘆興，捐貲以謀完葺。度材庀工，未幾而棟宇克新，垣墉盡繕。其所謂毅然已任者，歟？或猶謂立教之本在於人心，學宮之建猶外飾也。抑知社稷宗廟之中，不施敬於民而民敬，良以瞻仰游息為觀感之所由。興苟使儀容器物必淪委於狄廳榛莽之域，又何從端立教之本乎？思孔不敏，司會是邦，慄慄焉唯教養無術之是懼。王君修學成而鄉先生暨學之諸弟子員咸造余而請為之記。且曰：龔

石以須久矣。余嘉王君之志，與余之見固合也。今天子緝熙遜敏，嚮意揆文，凡中外明揚之典，必察其有無，與行教化以爲考課之殿最。斯東吳人士將由茲學之振興，知所以導民成俗，其本必在乎是。於以絜隆夫比閭黨族之化，其亦將有合矣。夫王君名玠，安慶之桐城人，康熙十六年歲貢生。

錢礎曰：日前說教之盛衰，後說學之興廢，而王君修學立教之意自在言表。於此記見公興起教化無限淡心。○古來學記惟曾王二公爲最南豐記學所論學之制與所以成就人材處非淡於經術者不能臨川記學亦非淡於學者不能今

公經術既澆又澆於學此記直兼曾王而有之且復發所未發精理名言溢於行墨長洲學記過宜黃慈溪遠矣

文藻 古 堂定本

重修嘉善儒學碑記

莫大勳

魏塘忠孝節義甲于嘉禾理學科名聲高東國麟麟炳炳自昔
攸聞謂非教育涵養者素歟雖然樹德務滋惇大成裕良田不
播或生稊稗此則操耒耜者事也歐陽子曰學校王政之本也
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
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曾南豐曰自三代衰聖人之
制作盡壞千餘年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士有聰明樸茂之質
而無教養之漸以不學未成之才而使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
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也

學之所關大矣。蓋學自漢唐以來，興替不一。迨宋慶曆至和之
 年，而郡邑始備。元設教諭二人，皇慶間以周程諸賢配祀孔廟，
 而學之事駁盛明三百年，亦有增無減。蓋深識致治之源，而為
 衆化所由出也。夫士未知情性，何以立德；未知君父，何以立功。
 未知聖賢，何以立言。是故立學之法，導以中和，閑以禮樂，理性
 情也。而邪僻悍厲之氣，消示以綱常，申以忠孝尊倫，紀也。而犯
 上作亂之端，泯習以六經之正文，喻以孔孟之大旨，闡聖言也。
 而浮瀉譎誕之風，息然。則天下何可一時一地無學也。故學自
 廟廟之外，必有堂筵齋講，與夫藏書之閣，游息之亭，嚴嚴翼翼。

說得立學如許關係

壯偉閎耀，非真美觀，寔動人欽仰之忱，而生人愛慕之志也。

聖天子思廣至治，臨雍釋菜，邁越古今。屢勅有司，修建學宮。肅

清士習，豈非所見大且遠歟。武水自前朝宣德四年庚戌，由嘉

禾分邑，始建學宮。嗣後修葺者屢矣。萬曆末載，余荆溪徐先生

儀世蒞茲邑，實新其堂，而殿廡之制至崇禎時駁益頽圯。晉江

蔡侯復修之，自此以還，日復傾削。已酉春，余承乏是土，覽其荒

廢，不勝惋然。顧大厦之摧，非一木可補也。薄俸捐助，亦復有限。

頻年水旱，蒿目為艱。雖日有心，何堪啓口。乎詎意諸縉紳先生

暨茂才博士，作興恐後，鼓舞惟先。乃至鄉陬巷曲，相率輸將。抑

何盛歟。雖聚滴成河，積塵足嶽。于中任事，不無苦心。然其共爲
聖教起見者，猶徵教養有素也。于是申之各憲，僉詞許可。督學
劉公又慨以屬邑學租五十金助，不數月而觀成。輪奐斯崇，丹
雘交映。余邑令坐享其功矣。落成之日，衆請壽之。碑記余不敏，
敢以修葺之意，略爲長若。勿陳之庶幾，顧名而思義焉。夫學宮
之設，以明倫也。弘壯其規，以昭德也。登其堂，瞻其廟，則欣感生
焉。返而內顧，則愧慕形焉。教之義也。然則人心自具一學宮也。
外以修聖人之宮內，以修聖人之德，不亦可乎。此建學意也。先
儒有云：亦有斧斲其德，如斧斲其節者歟。則修之謂也。爾長幼

以好德之志，修學宮。余能不以修學之旨，迺爾衆哉。傳曰：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吾願以此新聖人之宮，卽願以此新聖人之
德也。且爾鶴湖前哲，旣已彬彬。修其遺言，景其風烈。不猶鎡基
在前，堂構在後乎。所期擴而充之，則視乎賢者之力也。是役也，
者民張邦豫、江濤、生員江澄、秀葉珏、鳩葺之力居多焉。例得書
錢礎，日日通篇議論博大，意義深遠。全從歐曾二公論學之
制得來，其文有典，有則湛於經術。吉州宜黃學記而後，又有
此嘉善學記一篇。

重修上江兩縣學尊經閣記

來歷分明

朱廷鉉

皇清混一海宇更定規制既改江寧舊國學為府學即以舊府
 學為上江兩縣學舊有尊經閣在明德堂後宋御書閣故址
 也。正統中始以尊經名故明因之弘治中燬於火嘉靖下亥巡
 撫陳公復創構是閣迄今百數十年矣歷久不修梁棟垣墻皆
 摧折敗壞將就傾圮康熙戊午歲邑博士弟子員呈請於督撫
 兩臺捐募重葺逾四載而工未就郡侯陳公來守茲土見而嘆
 曰是古今載籍之藏也不亟完之其何以守經而傳後乎遂捐
 俸鳩工殫力督率不一月而閣成閣上下有經史板板向貯國

學興革後始播遷於此凡十三經諸子百家之書皆放逸散失
 什不存一所存者惟廿一史一書而亦多殘缺失次公力為考
 訂鐫補乃成完書書成而閣工適告竣是役也公豈以侈巨麗
 壯觀覽也哉蓋經以載道閣以藏經經之存亡係於聖教之隆
 替閣之成毀關於經學之盛衰非細故也今經子諸書存於是
 閣者雖編殘簡斷而隻字單詞古聖賢之靈寔式憑之後之君
 子有志於此而修明之者將於閣是問况廿一史一書上下數
 千百年為文百千億計其中帝王將相之興廢學士大夫之賢
 否理學名節功業文章之高下得失天文地理人物品彙之錯

陳互見有未可以指計數者今其書具在而閣又足以藏之以
 垂久遠史存而經學亦賴以不墜聖賢之道其炳日月而行江
 河者不可謂非是閣之有以留之也然則成是閣者其功為何
 如哉邑之縉紳先生及兩學諸弟子咸欣喜讚嘆思紀公之德
 且以示後世也命鉉述其事而記之者如此公諱龍巖閩之惠
 安人以明經起家公父諱玉輝故明進士曾以御史按是郡有
 善政崇祀名宦及公之來也多修舉廢墜而此其一也
 錢礎日日閣本尊經文亦專主尊經而發宏詞壯采洵足潤
 金石而懸日月春容乎大篇也

修江陰學講堂射圃記

錢肅潤

江陰古延陵也。自吳季子受封以來，崇禮敦讓，於是文事聿興。而江陰之士，知有文在漢，稱暨陽。自莫寵築城捍賊，講練兵法。於是武事漸起，而江陰之士，知有武。其後文有文學，學之中講堂，在焉。武無專學，學東建射圃為習武地。蓋重其事也。按志講堂，與於宋，盛於紹興。胡瑗記所云講堂，穹宏是也。歷元明沿革，非一。自洪武十五年，知縣王衡教諭鄭江，建講堂於廟左。二十六年，教諭蔡永升議為左廟右學，乃即講堂址立廟。至萬曆間，知縣許達道教諭戴士傑於啓聖祠東南建聚奎亭。丁巳，知縣

講堂射圃

先提明

宋光蘭教諭梅敬祖於亭後建講習堂而講堂復設其後遂無
有修葺之者射圃未知昉何代建何地自洪武未知縣蔣宥於
廟址建射圃正德初知縣劉紘移射圃於學東偏堂曰觀德至
嘉靖中知縣李充陽改於外泮池南為門提學御史聞人銓扁
曰射圃歲久地堙其迹亦廢噫嘻太平之世天子飾文而墮武
文則設為官教之而為教官者月有課日有會然未聞有講道
論德發明聖賢傳註之理討究身心性命之學者也夫如是於
講堂乎何有若夫提旛鼓簡車徒直視為武人事耳所謂折衝
樽俎制勝廟堂者固未之見也射圃之廢又何疑焉康熙戊午

此段說出情弊鑒狀

丹陽荆君子邁為江陰學教諭甫蒞任即補兩廡先儒神主六
廡其次則鄉賢名宦兩祠捐俸而修葺之未幾復以講習堂舊
址廢屋三楹建為講堂於堂後闢地數弓創為射圃學使者田
公聞之以為留心學校不負厥職也深嘉賞之一日荆君過梁
溪命肅潤為之記肅潤矍然起拜手言曰懿哉荆君之為此舉
也其有合於先王立學之意乎先王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
夫之子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
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出兵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
以訊馘告魯頌亦云在泮獻馘在泮獻囚泮宮作而淮人服是

論宏博而昌大

文○事○修○而○武○備○亦○舉○也○其○教○士○之○法○總○於○司○徒○居○常○教○之○修○六
 禮○明○七○教○齊○八○政○有○發○則○教○以○車○甲○行○之○先○自○鄉○學○始○而○考○校
 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
 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焉○耳○此○先○王○意○也
 今○荆○君○得○其○意○講○射○並○設○文○武○均○教○又○豈○容○已○也○哉○雖○然○予○嘗
 聞○之○矣○昔○之○士○以○無○學○傲○今○之○士○以○有○學○傲○昔○之○異○端○在○吾○儒
 外○今○之○異○端○在○吾○儒○中○自○程○道○既○南○江○陰○屬○南○北○支○津○宜○先○沾
 道○澤○然○其○在○宋○也○晉○陵○胡○德○輝○嘗○為○軍○學○從○事○與○知○軍○事○王○宗
 教○授○孫○雱○同○舍○郎○陳○剛○中○同○奉○詔○建○學○無○錫○尤○延○之○注○江○陰○學

以下數事皆于江陰不可不講者如此說講堂關係非小

官○至○需○次○七○年○二○子○皆○承○龜○山○之○傳○者○而○同○時○郵○人○袁○燮○來○知
 州○事○卽○以○陸○學○岐○之○至○元○季○州○人○蔡○以○忠○為○西○山○先○生○後○人○因
 建○澄○江○書○院○中○奉○夫○子○燕○居○像○併○祠○西○山○其○子○庭○秀○又○嘗○問○學
 于○金○華○許○益○之○而○程○學○始○續○著○明○則○邑○人○孫○大○雅○著○東○家○子○為
 饒○介○之○周○伯○溫○所○稱○又○宋○潛○溪○得○其○圖○說○答○性○難○等○篇○謂○以○近
 代○儒○者○方○之○若○魯○齋○仁○山○白○雲○未○知○孰○先○後○其○為○正○學○審○矣○弘
 治○中○蘭○谿○黃○傅○以○章○楓○山○高○弟○宰○江○陰○著○異○政○獨○去○其○鄉○賢○令
 人○不○可○解○厥○後○薛○副○使○甲○深○入○姚○江○與○顧○為○羅○文○恭○所○不○滿○又
 其○後○繆○文○貞○昌○期○李○忠○毅○應○昇○並○游○東○林○而○未○免○以○氣○節○勝○凡

此皆論之未定者得荆君爲是堂講明之當有所折衷庶示諸
生入德弗迷所往其教射亦必正君臣父子之鵠使無謬於先
德後力之指夫然後文武教成而延陵禮讓之治可復卽莫侯
講練之法愈久而不失其傳矣乎吾固知荆君意有在非徒欲
備先王立學之制已也抑非若彼暫飾一時之土木聽其自爲
興廢者可比也是役也余竊喜斯道復昌南國人才將日盛有
不止爲江陰之士慶者故於其始之成而不辭爲之記

朱玉汝曰默菴先生才學俱堪師表所行又皆振起斯文之
事得礎日師爲之記而講堂射圃傳先生之教亦傳矣

江上講堂記

講學二○字○通篇○眼目

劉選勝

江上舊有延陵書院邑大夫士講學處也後人卽其地改爲廟
而講學遂廢萬曆丁巳知縣宋光蘭教諭梅敬祖於學宮啓聖
祠內建講習堂而講學於是復行矣歲久堂傾難以修舉康熙
戊午丹陽荆子邁爲江陰學教諭慨然奮興捐貲修葺以爲講
學地既而自嘆曰吾司鐸茲土于今五年月有課歲有會職猶
恐曠也竊自揣學識寡陋媿爲人師思延請名儒主持教事維
時牛同知樞亦惟荆君之言爲然江邑縉紳子衿僉以無錫錢
礎日先生爲荆君告荆君躍然起曰嘻余向習舉子業時叔父

鄒○伯○公○同○心○事

實君選傳文舉要一書每為余言錫山錢先生有獻徵集者其人可重其文亦可法也爰取其集讀之讀其書如見其人蓋亦有年矣余固急願見之不謂諸君子先得我心也乃告之牛公語鄭重牛公曰此理學大儒也吾聞其名久矣子盍為我招之遂于壬戌仲春之月撰書詞具幣帛卜日授使者造先生之廬以請先生不辭而許之戒行李乘舟以行至之日荆君肅几筵備酒醴召諸生拜見于堂雍容進止無有誼譁失禮者時牛公以公出甫歸登堂進謁沈知縣清世聞先生至亦折節下拜焉先生乃定為講學之制叙大歷落俱合古法每月一舉設杏壇懸孔聖先師像至則拜禮先

師而後與諸君揖揖而坐坐定諸生齊集擊鐘鼓三聲遂行講事堂有几置四書五經及孝經武經性理諸書先生登席先說一書或二書邑中紳士和之疑相質也難相問也牛公沈君躬蒞聽講各殷殷訪道不置約而該新任陳訓導寅亮復隨荆教諭請業請益奉席相進隆禮有加自春迄秋無少間中秋之日當學使者山東趙公歲試常郡五邑士子畢至荆陳兩君公請會講余是日設虎皮懸于座先生登席說書二章五邑諸紳士各說一書多士如雲圍橋門而觀聽者以百數計斯亦近古來江上未有事也余聞之不勝喜遂濡筆為之記記曰美哉江上講堂之

設○也○有○三○善○焉○是○堂○也○荆○君○所○建○之○堂○也○荆○君○不○敢○坐○而○讓○之○
 錢○先○生○其○謙○恭○自○下○何○如○也○昔○張○子○厚○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
 者○甚○衆○一○夕○二○程○至○遂○徹○坐○輟○講○共○語○問○學○之○要○渙○然○有○省○曰○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議○者○以○為○張○子○勇○撤○臯○此○卽○此○一○事○已○足○
 位○置○濂○洛○之○間○矣○荆○君○亦○猶○是○也○是○一○善○也○錢○先○生○三○十○餘○年○
 不○與○賓○興○不○赴○徵○辟○獨○于○講○學○一○節○則○欣○然○以○從○昔○趙○復○以○儒○
 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初○不○欲○北○行○既○而○姚○樞○強○之○
 乃○至○燕○名○益○著○學○徒○百○餘○人○由○是○北○方○知○經○學○而○樞○亦○得○覩○程○
 朱○性○理○之○書○今○先○生○之○儒○學○亦○為○世○重○其○徒○率○多○公○卿○大○夫○之○

流○海○內○士○子○羣○然○奉○之○日○十○峯○先○生○較○之○趙○公○抑○又○過○焉○趙○公○

對○伏○正○方○悉○敵

以○經○學○行○于○北○先○生○則○以○經○學○行○于○南○行○見○經○明○行○修○儒○者○于○

是○有○實○學○已○是○一○善○也○牛○公○之○請○錢○先○生○講○學○也○古○之○所○為○賢○

有○司○也○昔○漢○文○黨○治○蜀○起○學○官○造○士○命○司○馬○相○如○為○之○師○唐○韓○

愈○為○潮○州○刺○史○人○未○知○學○亦○聘○趙○德○為○師○宋○晏○殊○知○睦○州○興○學○

廣○化○延○范○仲淹○以○教○士○蔡○襄○知○福○州○聘○陳○烈○鄭○穆○輩○以○經○學○廣○

勵○多○士○風○俗○一○新○由○此○觀○之○何○古○今○人○尊○賢○重○儒○之○不○甚○相○遠○

具○見○勸○勉○至○意

也○是○可○為○天○下○之○為○郡○縣○者○法○也○是○又○一○善○也○是○為○記○

錢○礎○日○日○講○堂○何○地○講○學○何○事○余○也○何○人○敢○膺○茲○重○任○謬○為○

鉅公獎許耶然以牛沈二公之尊禮荆陳兩君之虛公則有宜乎表章者得大記鋪揚盛美一時良會千秋佳話矣

講學一事所以正人心厚風俗關係非淺江上修明舊制釐定新規董其役在其事者各有成勞而實則吾文翁老夫子一人主持之力也夫子養賢勸學敬教崇儒捐俸憐才先勞獎吏諸凡盛事江左傳為美談豈止高懸虎座俾黌宮生色哉記中叙述詳核取實政不採虛名斷制謹嚴表循良兼揚道德自此十餘生藉以闡揚當事諸公交相鼓勵講堂將月盛日新矣豈非江上一大幸耶
吳門門人程烈謹識

嘉善闕侯翼公遺愛碑記

郇之章

漢史傳循吏其為政人人殊至其仁心為質與民休息廩七乎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未始不同趨而合轍也其所傳六人以

文翁為之冠由其崇尚儒雅興起文教均於鄒魯夫以孝宣綜

核名實趙京兆以銳精應之宜若專美一時矣而璽書褒異增

秩賜金乃在潁川渤海彼其重農桑典禮義若欲緩收其效而

民之思之也顧不後於京兆朕則吏治之所重槩可知矣自久

任之法不行循資按格三易星霜則秩滿當代矣被召當遷矣

甚者設施未竟坐論去焉此吏治所以難也至於民之于吏也

當其秩滿被召相與謳吟而頌禱之○于其心勞政拙罷官而去者○則過而忘焉矣○有能思之於去後○且去既十餘年而思之如一日者○此固人心之公○苟非德讓之君子○未易得此於民也○往余備兵漳南○幸清伏莽○一以助宣文德為事○甲午兵興○闕侯以葩經領鄉薦○撤闈來謁○丰神峻峙○不妄言笑○其才華學識○真足赤幟宇內○暨余採風屬郡○侯之長君魁字星源○翻七年少復冠○永庠○余以是覘侯之家學○綜今緯古○出其經術○以霖雨蒼生○殆未有艾也○歲丙午來宰武塘○武塘故巖邑○興朝定鼎以來○長吏每以詿誤去○蓋以東南催科踴躍○煩劇而吾邑為最○侯受事時

通賦三萬有奇○通於里甲者十之一○侯為補苴以償之○那於官吏者十之九○侯則不憚勞勩○釐剔澄清○力請撫軍題豁○甫朞歲而侯以他事去○然侵漁中飽○從茲弊絕風清○不可謂非侯之大有造於武塘也○侯性檢束○外和而內剛○其字民也○煦如冬日○咸依為慈母○若其發奸摘伏○雖宿胥狡卒○悉屏息重足○驚神明焉○以故境內帖然○無柝鳴犬吠○孰知沃焦釜○捧漏卮者○直以功名博民命也○侯負人倫○冰鑑衡材○精確其試士○所錄皆蕪林翹楚○比年以來○科名鼎盛○或翱翔禁苑○或領袖賢書○聯鑣接武○大抵皆侯所鑒拔士也○侯之蔚興文教○方諸文翁○何多讓焉○侯居官

具見循吏苦心

可為嘆息

補出文翁妙

不銜浮名懷抱宏偉未殫厥施罷官後僑居蕭寺日與門下士
 啜茗論文相勗以敦本尚實之學無幾微怨尤之色其雅量有
 大過人者侯歸閩十有餘年都人士思侯之德謀伐石以記之
 會侯之長君謁選南還道經武塘而貞珉適告成相與摩娑其
 下都人士如見侯焉○引○証○確○切○語○亦○從○人○觀○聽○昔有賢令汪侯去官久為築留衣亭
 以表之閱數百年復以事汪侯者事侯亦可以見侯之德入人
 之深而三代之直不盡澌泯於人心也侯名振字翼公甲午鄉
 進士福建永定人

吳香為曰翼公居平讀書養氣鄉黨稱為真孝廉筮仕未及

兩載以南糧稍稽坐解職去一時士民不啻嬰兒之失慈母
 也今已十有餘年令嗣星源偶過汾湖艤舟其側而士民猶
 相與勒銘歌詩不輟其殆汜鄉侯所居無赫七名去後輒見
 思者乎讀光伯文令人歎慕不已

錢礎日日闕侯治績直與潁川渤海並傳光伯先生此文亦
 非馬班以下所能為也文與人俱不朽矣

吳赤霞曰庚申冬予小試吳邑被星源先生賞識嗣後邸寓
 金閭與予館齋密邇數月間時出課藝相質輒有國士之目
 殆虞仲翔所謂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者也今讀斯文知其

尊大人循聲異績卓二不朽益不勝執鞭之慕云

堂定本

重濬清源縣永濟渠碑記

張汝瑚

古○之○教○民○也○率○用○仁○讓○以○先○之○緩○急○相○濟○有○無○相○通○故○其○時○行○
讓○路○耕○讓○畔○遐○邇○一○體○民○用○輯○睦○雖○畫○疆○分○井○藹○然○有○家○人○父○
子○之○風○未○嘗○專○利○以○自○封○殖○也○斯○俗○稱○美○焉○余○承○乏○斯○土○奉○此○
意○以○道○民○六○載○于○茲○而○于○水○利○尤○所○重○蓋○清○為○瘠○邑○往○歲○穡○事○
不○登○野○多○茂○草○則○渠○道○之○多○壅○也○余○行○野○而○相○之○鳩○我○父○老○而○
諮○之○淤○者○疏○圯○者○葺○昫○昫○原○田○幸○不○至○涇○于○藿○莽○若○乃○郭○白○二○
都○之○有○永○濟○渠○也○自○明○洪○武○間○始○也○引○汾○水○之○流○以○溉○田○而○取○
道○必○由○太○原○縣○之○洛○陽○村○醵○金○購○地○穿○地○為○溝○名○曰○古○渠○萬○曆○

九年當事者奏請特蠲其稅所以恤此方民者至矣自汾流遷徙于西古渠漸堙于是復購地穿溝名曰新渠歷歲滋久新渠竝淤而汾流又徙而之東村民僉謂宜疏古渠便無如故道漫漶浸不可問遂至雀鼠者數年幸今大中丞達公銳意興除百廢具舉檄行交清太三邑虛公審勘至于今始得歸我汝陽而畚鍤雲興溝塍繡錯拊今溯昔成勞不重可念哉夫力耕奉上賦則公家之賦也履厚戴高民則朝廷之民也捍災卹隣官司之守洛人我也急病讓夷與國之義二邑故桑梓也以爭始卒一篇天言以讓終又何病焉余願自今以往清之民永思厥艱毋忘今

歸美中丞極得大体

是

日告成之難也洛之民永歸于好毋忘今日質成之樂也是役也秉法維公稽疑不忒則有諸憲臺之令甲在虛衷以訪苦心是劑則有鄰大夫之案牒在無他亦云教讓而已余故伐石而誌之如左若夫嘉與觀成以毋負行水勸農之初意是余之職也苟尸之以為已力余則何敢

結到本言

錢礎口曰興水利是循良一端漢時召翁卿行于南陽今夏鍾復于清邑行之宜其有召父之歌也至于仁心為質以禮齊民俾二邑爭始而讓終較之文翁德讓次公溫良何多遜焉讀此文便是一則循吏傳其文古質典茂亦可與孟堅頡

重修畫卦臺記

盛符升

起得正大

上古事多荒遠無所考信故書自唐虞史始黃帝誠慎之也他

如四紀所載循蜚疏佗之君為皇為羲為炎為媧靡不神奇靈

怪尚論者以或然或不然置之而陳州之人所為尊且信者於

太昊伏羲氏獨千百世不衰仰其遺容傳其故蹟若可咫尺遇

之蓋都邑於斯陵墓於斯其陵前之白龜池池上之畫卦臺章

章在人耳目非如記載流傳之無據也然而後之君子疑之或

翻案俱有考據

曰陵墓非古也棺槨制自黃帝去太昊世遠甚無棺槨即疑無

陵或曰都於陳葬於山陽非一地與此所傳特異或曰龜書出

洛○疑○非○蔡○水○蔡○之○側○安○得○有○龜○池○或○曰○八○卦○本○於○河○圖○今○舍○圖○
 取○書○而○曰○得○龜○因○以○畫○卦○事○尤○不○類○余○竊○以○為○不○然○夫○古○者○文○
 字○未○立○故○事○不○盡○傳○獨○有○所○畫○卦○象○首○列○天○地○間○長○為○羣○經○之○
 冠○後○世○之○文○若○經○史○子○集○踵○事○滋○煩○誰○不○範○圍○於○一○畫○六○書○之○
 內○而○謂○枝○葉○之○有○本○川○瀆○之○有○源○其○可○疑○焉○否○耶○謂○畫○卦○非○義○
 皇○不○可○謂○義○皇○非○都○陳○不○可○即○謂○陳○州○非○畫○卦○之○地○不○可○陳○之○
 人○因○其○地○而○壇○之○因○其○壇○而○臺○之○無○一○非○可○考○可○信○者○也○且○天○
 下○之○人○有○不○信○夫○易○之○為○經○者○乎○易○傳○有○之○古○之○葬○者○不○封○不○
 樹○是○棺○槨○未○興○未○嘗○無○葬○也○抑○有○之○聖○人○作○易○幽○贊○生○著○今○著○

生○吳○陵○千○祀○不○絕○是○神○靈○所○栖○為○不○誣○也○至○其○推○論○畫○卦○之○始○
 更○詳○且○備○如○所○云○觀○鳥○獸○之○文○者○豈○真○有○點○畫○可○求○如○後○世○所○
 傳○圖○象○哉○猶○之○聽○鳥○鳴○而○知○律○觀○木○落○而○知○舟○常○人○視○之○為○旋○
 毛○為○枯○甲○聖○人○視○之○為○圖○為○書○為○卦○象○所○自○出○是○書○之○與○圖○無○
 二○道○而○書○之○在○洛○在○蔡○亦○無○異○地○也○陳○之○人○即○未○必○盡○知○乎○此○
 而○尊○且○信○之○奉○之○為○萬○世○文○字○之○祖○固○宗○經○重○道○者○所○必○取○已○
 間○嘗○考○之○他○籍○如○一○統○志○則○稱○為○撰○著○壇○如○路○史○註○則○稱○為○八○
 卦○壇○前○代○名○賢○若○李○邕○若○張○齊○賢○皆○有○碑○記○之○惜○乎○其○不○傳○於○
 後○而○壇○之○有○臺○孤○立○水○濱○廢○興○不○一○其○可○得○而○知○者○一○修○於○正○

○勅○得○或○說○得○出○

後○而○壇○之○有○臺○孤○立○水○濱○廢○興○不○一○其○可○得○而○知○者○一○修○於○正○

統州守張志道主之再修於嘉靖州守唐方及李應霑主之再
修於萬曆州守洪蒸及許汝升主之今且廢為榛莽唯八角一
亭尚在州守澄嵐方君因而增築建為三堂繚以周垣以興起
於諸君子之後俾陳之人得永慰其尊且信之心而因以告天
下之人其尊之信之者皆當無異乎陳之人也

錢礎日曰伏羲為開天之祖無伏羲安得有文王安得有周
孔耶陳人之尊且信宜也此記出斯道如日月中天萬古不
泯矣說列圖書無二道洛蔡無異地尤為獨闢之論

重額正心書院記

歸聖脉

海湧峰之東有正修講院明崇禎末吳邑侯牛公若麟捐俸五
百金置民居創建堂奉先賢周程諸子為士子講學所侯去之

二年後人思侯之德即堂後書樓奉侯之主而祀焉尋經戎馬

歷分

敘事歷

凌踐更奉漢壽亭侯於前楹榜其門曰正眼禪院防侵暴也綿
延廿年有不肖者起而謀踞之鄉士大夫與侯之子白之臺監
繩以法遂寢乃公延僧之有行者自圓主之以虔奉香火復顏
之曰正心書院前輩鄭敷教題趙炳書此康熙七年秋九月事
也余思夫書院之設宋儒以山長主之蓋所以助宣教化獎勵

人倫與學校等非如朱買臣讀書處和靖讀書臺為一人藏修之所故當其盛則人文炳蔚以講學論道及其敝則興復振起以繼往開來鄉之學士大夫與有責焉非可等為遊觀之地任其興廢寧容不肖者起而攘以為利乎夫竹樓豐樂亭名賢之所構千載猶繫人思侯捐金築舍其嘉惠後學良深後之人不思振舉乃反起而攘竊之其不有負於侯而抱愧於讓國之子弟耶余受知於侯之門稔悉其事恐其久而寢湮為約述其興復以告後之來者侯政蹟詳徐太史汧碑記中茲不具論至後人思侯之德不名書院而競名為牛公祠蓋戴德不忘與白公

結此一設以見公道不泯

堤○劉○公○墩○並○垂○是○亦○可○想○見○其○為○治○云

錢礎日日將書院說得鄭重與之泛遊觀地有別末幅頌候德表出命祠之意覺牛公一祠直與白堤劉墩鼎峙千古固薪傳之不忘舊知亦惟侯之德有以致之也

古鼎閣記

鄧本旭

古鼎閣建於金陵居室之右中祀我皇祖考景陽公皇祖妣張
 太孺人皇考太史汝謙贈公皇妣蔡太孺人神主暨三代繪像
 案設古鼎一罇二嚴祀也先是門人某為縣令培地獲鼎與
 罇與而致旭召工礪錯之古色斑斑然流青鋪翠神光陸離鑿
 賞卽無論秦漢當在商周間敬置之閣上泣而言曰嗟乎是神
 物者實相余以祀我先人我先人所馮依卽宮於舊京奔走無
 射禮祭統之記鼎銘以衛大夫孔惺為徵旭不類何以希銘我
 先人惟薦茲鼎也與祭統之義符迺子子孫孫係承靈貺厥用

光於祭典閣之上下左右圖史列焉蒸嘗於茲絃誦於茲陳器

於茲春秋霜露我先人降格於茲庶幾歸於正考父仲山甫之

鼎也○已○又○泣○而○言○曰○夫○子○不○云○乎○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旭○之○在○兩○先○人○懷○抱○中○者○蓋○三○十○有○三○年○不○幸○終○鮮○兄

弟○兩○先○人○惟○藐○孤○是○視○哺○乳○什○之○七○鑄○饘○什○之○三○長○而○縱○之○學

倒○皮○傾○筐○治○橐○中○裝○齋○束○修○羊○兩○先○人○費○無○算○曾○不○得○及○兩○先

人○待○祿○以○養○數○擊○鮮○醴○講○蔽○上○食○也○生○事○之○以○禮○旭○無○有○焉○先

公○生○而○飲○大○賓○沒○而○祀○瞽○宗○先○孺○人○釐○而○女○士○白○首○母○師○旭○遭

時○竊○位○荷○聖○天○子○之○賜○命○賁○於○泉○壤○然○而○瀧○岡○未○表○京○兆○無

阡○馬○鬣○魚○山○樵○蘇○是○剗○則○死○葬○之○以○禮○旭○無○有○焉○是○二○者○旭○之

罪○大○矣○追○憶○辛○巳○之○年○兩○先○人○見○背○又○七○年○始○成○進○士○官○禁○林

而○兩○先○人○已○矣○旭○罪○實○滋○大○後○難○圖○也○母○已○其○祭○之○以○禮○乎○先

堂定本

○以下作三段淋海割側真仁人孝子之言

○文○愈○生

○類○一○宥○情

○趣○絕○韵○絕

文毅記 卷十一 古鼎閣二 十峯草

歲一饗奠而旭以先買田宅營婚嫁不能歸不得已有斯閣之
建以慰我先靈而適得古鼎助我馨香率子若孫磬於其下
於其傍遘俎靜嘉粢盛潔備以母墜厥祀庶幾晞於祭以大夫
後以五鼎之義毋寧茲薦茲鼎也祭之以禮其有翼乎爰告我
後之人曰凡我子孫其甚愛茲鼎也則必自愛其鼎俾母顛厥
緒以承幽明之休余髮且種種將結廬西山之麓以終餘年以
導先志凡我子孫其勿替引之虔恭罔怠以紹嘉於斯閣也哉
錢礎日曰古雅有周書之意昔時博古圖載諸銘獨缺孔悝
鼎銘不載遺其鼎矣此記出而鼎存其文當勒諸銘之上

鍾南山祠記

熊伯龍

大叅艾石宋公蒞楚之二年百廢具舉如觀音閣文昌祠皆修
建來歷至所作鍾南山祠則前此未之有也公為余言疇昔之夜有
神降庭請祠于余蓋卽世所圖鍾馗者予許之復申囑再三成
禮而退自今思之猶不以為夢也竊念冥冥中已有成言何忍
負之此祠所以作也噫異矣按昔人所傳唐明皇晝夢有鬼藍
袍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除天下虛耗之孽因命吳道子圖之
賜二府夫天下之患孰大乎虛耗誠如馗言比諸捍患禦災得
秩祀典固非僭越不應至今日而請于公也豈當時以為恍惚

○通○篇○主○意○在○此○

不可知之事。圖其形而未與于祭耶。抑其世已遠。其事已細。當時亦嘗得祀而紀載未之及耶。噫異矣。乃子竊有說以處此。凡幽明相感。不論久近。亦似有時節因緣焉。以楚事言之。此真南山君之時也。方今化被無窮。萬寶煥發。開元之盛。方斯茂矣。獨天不弔楚。由崇禎癸酉。以迄于今。秦寇爲原西山。爲委先後流毒三十餘年。不得休息。而旱蝗水火之災。若爲之助虐焉。生民以來。虛耗之禍。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虛耗之甚者。莫如楚南山君。亦式靈于楚。憂楚之虛耗之甚者。莫如公南山君。亦憑依于公。天人交應。自然之理。又何疑焉。雖然。爲國家耗府庫。爲諸臣

堂定本

指陳時事歷之在掌

耗心力爲百姓耗膏血者。賊也。府庫耗而我乃倉箱。心力耗而我乃廣胖膏血。耗而我乃肥甘者。所謂孽也。賊自外生。勢在山

此論發人未發

剗切語何減

林。惟師武力以勦撫制之。而有餘孽。自內作勢。在城社。非拔本

陸宣公奏議

塞源。雖干戈取之。而不足。南山君之請祠也。蓋將爰居爰處。安

意肆志。以搜剔此孽。俾無族類焉。其不欲如世之摘發姦伏。爲

職者。懷危內顧。延頸受代。以根株貽後人也。亦明矣。公何惜此

此段歸美

半畝之宮。不以成南山君之美乎。抑余尤有感者。事至于夢亦

宋公極有休裁

幻矣。土木之興。于今日亦難矣。他人所爲。囊金積帛。郵傳拜除者。公盡斥之。于馮馮登登。以妥此于百年而上。不可究詰之人。

蓋不以冥冥食言如此彼君臣之義朋友之信如日月江河昭然在耳目間者公其肯一日已于懷也耶予以是窺公之慷慨誠篤有以任夫遠且大者而書其事以徵于異日焉

錢礎日曰借一南山君說出種種虛耗之孽淋漓痛快切中時弊想見先生為國為民一片熱心非直為恭桑起見也

漂母祠記

周啓騫

余嘗過淮陰見漂母飯淮陰侯處母祠在焉悵然者久之既而歎曰是固宜祀也淮陰侯往矣世豈無繼起如侯者世有淮陰侯則漂母宜祀然淮陰侯不恒有也不恒有而羣淮陰之人以為世特無淮陰侯其人耳有則必為漂母之所予世無淮陰侯則漂母尤宜祀雖狀漂母固因侯而得祀者也淮陰之人不祀侯而祀漂母何也考之祀典為人禦災捍患者則有祀楚漢紛爭糜爛其民者眾矣當淮陰侯王楚時無論漂母壽無恙即辱已少年下鄉南昌亭長依然也天下變夏江淮如故安知非侯

之雄才遠畧有以曲護乎父母之邦而置祖宗墳墓安於磐石
 兼有造於全淮也後之人惟祀漂母而不祀侯質之祀典將毋
 缺與曰是不然天下事觀于其大而後知細者為無可加歷數
 淮陰侯生平凡夫君臣之際朋友之交特識如滕公薦拔如蕭
 相親信任用如漢高皆無能出漂母右漂母曰哀王孫而進食
 豈望報乎噫使漢高蕭相輩盡能如漂母心寧至有烏盡弓藏
 之嘆耶且淮陰侯之報漢者多矣登壇一對是屈項王之智勇
 仁強以報漢還定三秦是并章邯董翳司馬欣以報漢襲魏破
 趙平齊是舉蒲阪邯鄲渤海瑯琊諸地以報漢卒至垓下之歌

從漢至君臣形出漂母大奇
羅奉報漢筆涉錯綜

起烏江之憤銷是蓋挈二百四十年之帝業拱手而報之漢天
 子矣至如拒武涉之說謝蒯通之謀則精誠自矢是又竭一身
 之頂踵髮膚無一不為漢報也漢高曰彼善將兵多多益善前
 是破的

又揣摩漢室君臣聖報心事真

此之功固所優為我之於信厚矣舉齊而欲自王徵兵而不速
 赴彼將留餘力而不盡圖報於漢也滕公蕭相日在帝前不
 引手救豈非以素有恩於淮陰一旦得志頓忘我耶噫漂母一
 飯救淮陰侯於飢欲死之時漢高推食起淮陰侯於死復生之
 日侯不負漂母忍負漢高耶漢室君臣苟以漂母之心待淮陰
 信之勛比隆伊呂何疑焉嗟嗟漂母真堪崇祀千秋矣朕則後

之人不祀侯而祀毋宜也漂毋之識量固趨於漢室君臣而淮
陰侯之所傾心感悅於九原者也

蔣慎齋曰以不望報三字折服漢室君臣自見漂毋高義此
文字抑揚之妙

錢礎日日淮陰不負漢心事即從不負漂毋看出真千古具
眼筆勢峻嶒絕無一語步實古文中不多得之作

復梅子真先生祠記

胡時忠

今世道即不古上自宮廷下迄閭巷猶知誦說六經尊重五倫
者以朝廷功令能崇孔子之道也其崇孔子之道則制天下府
州縣學皆建廟享祀且封孔子後公爵若周之三恪世傳不絕
也蓋唐宋以來皆行之而首創其議者固自漢梅子真先生始
先生當西漢末解南昌尉歸壽春見王氏尾大將移炎祚乃因
災異上書極言其禍而成帝不能納及莽顯政遂棄妻子逃去
或傳以為仙人有見之于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先生
忠子謀國明于料事卒能潔身去亂故後人莫不仰企其風流

然據此而論亦一節之士耳。愚按先生嘗上言宜封孔子之後，以奉湯祀。成帝用其言，始封孔子。後世為殷紹嘉公，今衍聖曲阜之制，實準于此。夫聖人功在萬世，有能推明聖人之功，以延賞其裔孫者，功亦萬世矣。由此言之，雖列位兩廡，用報首功先聖，有靈猶將許之。况南昌宦遊故地，禮宜崇祠，安可廢缺不舉哉。東湖舊有先生祠，久為豪右侵毀。崇禎丁丑，新建司訓杜希中率諸生王錫等，籲之各臺，余承檄勸其事。斷為必當復。中間撓誘多端，公論未白。至癸未，乃得復。是冬，新祠落成，諸生請予記之。溯始事已閱六七年，復正之難，若此時主持于上者，為巡撫解公學龍代巡徐公養心學使侯公峒曾皆去位，下則杜君倡議亦遷寧州學正以去。而王君已成進士，仕為蜀令。獨余得目覩其成。若干先生有夙緣焉，敢颺言所以復祠之意，併記歲月，以告天下。凡學孔子之道者。

錢礎曰：聖人功在萬世，梅公請封聖人，後功亦萬世。此定論也。祠廢而復，先生之功正復不小。今先生崇祠亦在東湖，辦香遙配，豈不慶千載同心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梁洧邑橫渠張子本籍祠記

魏憲

祠之有記也○立○案○記所生也○所尊也○所重也○宋大儒橫渠張先生名

載字子厚梁之洧川人其鄉固張子店三少宗孔孟之學與濂

溪新安伊川昆仲皆以子稱涑水臨川諸君子採其議論考其

行實見于綱目性理諸書詳哉其言之矣○來○歷○分○明○熙寧間先生知涪州

歿于官藐孤不克歸僑寓陝以西郿邑之橫渠鎮西之人樂得

而有之隆其榱桷俎豆以致虔于春秋其祀于宦遊之地與祀

于篤生之地同歷有年所矣其篤生地之祠明神宗壬子洪濤

為災寢以廢閱光思之季寇氛勿靖子若孫率遷徙靡常求所

此段記所生

以鼎之新者弗就也。清興崇尚理學。官茲土者咸以先生後裔為詢家之人。鳩而謀曰：鍾靈之地，奕世彌馨，奈何其忽！諸遂于邑之東，建祠敦祀。眎昔所廢之祠，右文廟，左祖塋者，規制弘做矣。故日記所生也。復于祠傍營書屋，顏曰半齋。聚本姓肄業其中，上以窮天地之蘊，中以參心性之微，下以究人物之曠。擴良知良能之端，為入神入聖之極。于焉喁喁焉，晨夕無怠其尊祖也。尊經也，尊心學也，尊五典八則也。故日記所尊也。然不時此段致敬久則衰，不時取法久則怠。故稽歷代祀典，主以邑令。肅將于先聖，丁祭之次，請于學使者潤州張公秣陵朱公，以先生二

十八代孫深衣冠，典祀禮宣西山真夫子祝文曰：歆之勿斁也。宗君實司馬氏謚，議曰：重之勿褻也。存與叔呂氏行狀曰：詳而有據也。錄雙峯饒氏和靖尹氏龜山楊氏問難贊嘉之詞曰：同堂參究以永其傳也。不幾重先生以重聖學，重典禮，重法則也哉。故日記所重也。余丙辰良月汎虛舟入曲洧，徘徊祠下，酌酒誦明道先生哭詩曰：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因展拜而為之記。

施愚山曰：大梁修信陵君祠，重俠也。復遊梁書院，崇仁義也。

建橫渠先生祠尊理學也敦本源也讀惟度此記典贍詳明
體法兼美可與李本寧信陵祠方大美遊梁祠二記同揭中
天以垂不朽

錢礎日日宋史作張子本傳甚畧此記出明公一生行事昭
于日月矣匪徒為祠堂生色已也

麻尹二將軍祠記

王永積

麻士龍尹玉宋文信國公部將也與元兵戰於五牧南彭郎村

叙致淋漓錯落

主將張全不收二將死之讀文丞相弔五牧詩及叙當年情事

真堪流涕後人即地建祠名曰二忠嘉靖丙辰為倭寇焚燬忽

見赭衣二神並立道旁倭驚懼乃散去憲副薛應旂脩復之立

碑纂記祠旁舊有德慶菴應旂曾讀書其中至萬曆甲辰公孫

敷教與菴僧漢月葺菴併祠改為存忠院中祀信國公而以麻

尹二公配一段情事發人未發按錫邑闕典宋德祐元年三月元兵壓境知縣阮

應得提兵出城全軍皆沒應得赴水死後祀郡城忠義祠而吾

邑歷元明兩代四百年阮侯無俎豆何以鼓忠義愧人臣之懷
二心者信國故有兩祀柴市曰教忠廬陵曰懷忠或不必以吾
邑重五牧戰場似宜為應得立祀而配以麻尹廟貌始稱比順
治戊戌邑士張夏慨然以阮侯忠節及林侯宰德政具呈學臺
請祀名宦時學使張公能麟卽有洵屬義舉之批巳亥二月邑
侯黃之蔚再奉憲文置主人學宮各宦祠都人士步送拜謁者
數千人皆不期自集亦阮侯特祠之先兆云張子又為予言宋
人鄭所南心史稱無錫宰阮正巳不屈抱縣印赴水死其子亦
從父水死正巳應得未知孰名孰字而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卽

七忠祠記

施閏章

士君子仗義成仁以身殉國九死而不悔者豈役於其名哉而
後人之悲思者往往勢不能禁時不能移崇卑隱顯無所岐視
聞風稱慕咨嗟涕洟不已者無他激於義動於誠而不自知其
然也○濟南舊有七忠祠以祀建文時死事之七人其人為兵部
尚書鐵公鉉禮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陳公迥刑部侍郎胡公子
昭都督僉事平安安都督府斷事高君巍東平州吏目鄭君華
濟陽縣教諭王君省以數公先後捐軀皆嘗有事於茲土者也
萬曆三十九年巡撫黃公克纘謁祠始黜平安進監察御史丁

君志方謂平安就擒曾事文皇帝為大寧都指揮使及帝問無恙始自經死故也嗟乎平安血戰奮不顧身文皇幾危者數矣不可謂不忠而以其死較晚隱忍隳節君子斥之若丁御史潛遣妻子不屈而死族人諱忌且百年陵谷遷徙臺使者始表祀之得與七人之列何其義終不泯也豈不可慰且勸哉方文皇之乘勝而南也若疾風卷籜旦暮渡淮而濟南為天下之中地所必爭鐵公時為布政司叅政輓芻束收潰兵與胡高諸公死守濟南兵圍數匝及三月不下當是時文皇欲引兵北還向使天下得鐵公等數人靖難師必不南而卒以身殉天也余至濟

叙平君功過各不相掩何等公平

為丁公周全符妙

南問鐵公給文皇入城懸板幾中處即今西門也未嘗不仰首嘆息泣下又聞公誓師水面亭高君賦詩見志述一時忠勇之士甚眾其人姓名或傳或不傳痛惜久之而陳公抗節死最烈先是曾為山東左叅政多治蹟濟人思之與鐵公等故七人者不出百年立廟血食生氣凜然可以見忠義之感人歷久而不替也自萬曆至今垂五十年地數苦兵求拜其祠而已化為芻牧之場矣按祠碣故有祭田閩章請于臺使者徵祠田二年之租益以諸公之捐彙刻期修繕丹楹崇宇視昔有加鄭王二君秩卑皆鐵公屬舊附別祠于東廡祭者不至穢褻尤甚余謂鄭

結到立祠上意更添

君嬰城死守王君以頭觸柱義至高合而饗之隆其祀也位則東西侍路其等也廣其別祠為前楹遂其宇也祠田凡六十八畝歲租畝一金有奇以供祠事可永不廢王者怠失其業履畝復之者為分巡濟南僉事陸君朝瑛而庀材鳩工則都使司李君承恩之力最多云

錢礎日日歷歷落落將七人忠義之氣揭出紙上直與泰山俱高濟水俱清此文傳七忠惡得而不傳

拂水巖留守瞿先生祠堂記

錢朝鼎

通篇主意

凡物之勝者必不終晦即晦亦且晚間需其時與其人延津之劍終須雷起柯亭之竹必煩蔡斲如拂水巖東南隅之隙地是也地踞劍門肩右峻石纍疊蒼松怪植支撐上下尚湖華蕩舒

段間情馬得極

妙

前東西日出沒水光照耀射巖際雙眸睂眩余嘗與嚴髻珠樞部坐嘯其上移時永日樞部笑指曰他日當建一樓名小岳陽湖雖不及洞庭吾兩人逸興不減謫仙矣余時心然之物換星移樞部旋棄世余時經遊其地徘徊不忍去已未夏樞部子武伯以其地歸之懿親壽明翰簡翰簡念留守公墓在巖之西嶺

相去數武作饗室三楹其上繚以垣墻完固靚好經營慘淡兩
 月而告成事都人士咸為留守公賀余不惟為留守公賀且為
 茲地賀何也余維留守公精忠大節炳炳朗朗當時靈爽固已
 化碧草而騎箕尾寧戀此山頭數椽然而仁孝子孫之心無所
 不至惟恐以卑褻瓌壞辱其魂魄故塚必山巔而祭必石頂聽
 拂水之潺湲如聽公之攀髯號泣也觀石城之聳列如覩公之
 嚴管指畫也仙幢華蓋厨焰爐烟如對公於翦紙招魂夕霽朝
 嵐漁歌樵唱如奠公於星巖柱嶺歌楚些天問也春而士女闐
 闐秋而狐兔出沒遙山近水野馬風帆一一寄公悲思供公嘯

傲假令樞部當日即作小樓其上庾公之床屢移孫楚之觴幾
 泛彼遊觀之永歲寧及忠孝之不朽哉元時文信國殉節柴市
 閩人謝臯羽登嚴子陵釣臺舉酒北向以竹如意擊石作歌至
 今西臺與嚴陵並傳矧茲人侏地靈備物備志將見畫壁懸弓
 雕欄鎖甲孔祠岳廟媲美千秋銅柱皖峰舉目在是豈惟子孫
 之饗其祖考為一家之盛事已乎余因之有感矣往者留守公
 為其先人學憲公經營葬事頻年不得吉壤門人許石門太史
 割頂山心善地百畝為先師營窀穸其事故老猶能言之者世
 衰道微武伯齊梓獨敦古處起樞部於九原當快此地之得所

○○綴○應○有○法○
日延津劍桐亭竹不復久沉埋矣為之記

錢礎日日地以人傳拂水巖一片土藉留守公傳矣申開寫
出仁孝至意凄凄惻惻何減宋玉招魂謝翺擊石時也此地
得此記亦將並傳不朽

歐林曾三公祠堂記

黃家舒

高學憲彙旃既復東林之燕居廟以奉先師又闢再得草廬為
居業地傍構一楹將祀前太守歐陽公曾公前令林公其中屬
家舒為之記三公何以祀以三公重有造于東林也當萬曆甲
辰講院肇建佐費醵醵鳩工庀材殫厥經畫歐公林公實尸之
既成而記其事記東林書院者歐公記道南祠者林公也及天
啓丙寅逆閹盜柄群小構扇矢集東林矯旨拆毀符檄旁午伐
屋撤垣勢如風雨又適當忠憲投淵時破巢取卵懼禍者至欲
繫忠憲公子上請曾公奮不顧身周旋艱險引大義折縱騎匿

此一事真可傳

公子一室請以身當之始免株連三公與東林相為始終若此
轉筆掉雖然三公何私於東林哉舒生也晚然嘗聞之長者矣方端文
 忠憲講席初開守土大吏旌旄之式廬函牘之就正月無虛日
 兩先生非公正不發憤非地方大利弊不入告外此即通租之
三語見見三公風訟未嘗一煩縣官至三公之為守若令也不畏強禦同不受吏
絕胥耳語同不手一無名錢同侃侃行意雖山斗在前無所迎避
 歐公治行第一僅擢穎上備兵竟以問寺間曹老林公應內召
 不預臺省選曾公清執聞海內偃蹇潘臬尋中蜚語賴天子燭
 其明珠惹苒之誣以解拙宦如此此豈借汝南月旦為游光揚
原情之言

聲○彈○冠○啓○事○地○者○乎○亦○曰○緇○衣○之○好○高○山○之○仰○內○結○于○心○耳○惟
 東○林○不○借○地○方○當○道○重○而○後○東○林○重○惟○三○公○不○附○東○林○為○重○而
 後○與○東○林○交○重○於○世○水○落○石○出○事○久○論○定○由○前○言○之○自○元○禮○門
 高○太○丘○道○廣○青○蠅○貝○錦○固○有○詆○執○贊○為○呈○身○日○樞○衣○為○媒○進○者
合前後看此三公方有定論顧○終○不○能○點○及○三○公○繇○後○言○之○哲○人○其○萎○社○稷○為○墟○野○老○遺○民

俯○仰○于○曆○昌○啓○禎○間○國○運○廢○興○吏○治○盛○衰○之○際○唏○噓○太○息○痛○端
 文○志○憲○為○熙○寧○之○司○馬○慶○元○之○考○亭○即○亟○思○三○公○為○桑○枝○麥○穗
 之○漁○陽○釜○魚○饒○塵○之○萊○蕪○試○從○衣○冠○輿○誦○下○質○衢○謠○巷○議○田○夫
 牧○豎○之○口○碑○數○十○年○來○郡○邑○長○自○三○公○外○其○能○以○廉○平○慈○惠○稱

清流同調名教于城者更有幾人今日甘崇之頌與瞽宗之祭
 相得益章廢墜復舉俎豆長新春秋盼饗雲旂風馬神之格思
抑揚頓宕動人流通
 有不樂觀其桐鄉白鹿邦大夫弟子之賢與禮樂詩書絃歌揖
 讓之盛也哉夫名宦鄉賢分列學宮循名核實人或意為輕重
 焉瞻斯祠也非子孫之陳乞非門生故吏之推輓地隔于閩楚
 豫章千里之遙而典舉於人亡代易桑田滄海市朝林谷之後
 駿奔者無間言明禋者無媿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仍結到東林上
 也即濂雒關雘諸賢當日正人心而端學術是是非非守先待
 後道不越此矣忠憲端文有靈實式憑之學憲此舉為功于東

林豈小平歐陽公名東鳳楚潛江人林公名宰閩漳浦人曾公
 名櫻江右峽江人

秦燈巖日只三公祠記而東林始末瞭如指掌真宇內大文
 字先生為吾邑古文作手周公櫟園比之錢虞山翁先生疾
 革之際公方索其集刻之未就而公亦歿嘗鼎一臠旨可知
 也

錢礎日日通篇宛轉曲折傳出三公重于東林處極真極確
 而文情沈沈文氣酣暢語更躍躍動人令人讀之輒欲聞風
 興起真有關風烈文字

吳氏祠堂記

堂定本

鑑潭吳氏祠堂記

唐大陶

泗東氏族吳氏為大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三以天

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是以世家首吳太伯唐子之友吳氏兩峯

名傳鼎者太伯之九十五世孫也因得覽其譜系所紀其略曰

自太伯傳六十一世少微公為唐左臺御史居新安七十一世

琇公為後唐休寧令居金竺七十五世係大公居鑑潭嗟乎自

春秋越滅吳子孫散處不復封邑太伯之澤賴以不墜者惟鑑

潭之祀豈不重哉吳氏舊有祠其規模具載譜中自後唐至今

數十世祠廢久矣神棲無所歲祀無所此仁人孝孫所為覽遺

文○而○痛○心○者○也○兩○岑○別○居○長○洲○夢○寐○先○靈○至○忘○寢○食○康○熙○十○年
 乃○致○其○族○人○至○吳○計○營○祠○事○盡○其○橐○而○出○之○擇○善○營○繕○者○得○其
 姪○貞○裕○屬○以○工○作○族○衆○咸○輸○金○助○之○貞○裕○克○孝○克○勤○不○敢○怠○媮
 期○年○而○祠○成○巍○然○與○譜○載○之○規○稱○焉○於○是○神○靈○有○棲○食○之○居○春
 秋○有○薦○享○之○位○子○孫○有○聚○族○之○所○冠○婚○有○禮○告○之○處○承○先○垂○後
 在○此○一○役○太○伯○以○來○百○世○之○靈○復○安○於○斯○矣○唐○子○聞○而○歎○之○挹
 兩○岑○而○告○之○曰○延○陵○季○子○乃○子○之○先○世○也○聘○於○上○國○而○反○有○王
 僚○闔○廬○之○難○國○幾○虛○戾○季○子○乃○仰○天○而○歎○曰○苟○先○君○無○廢○祀○社
 稷○有○奉○吾○敢○誰○怨○乎○夫○季○子○處○此○未○遑○恤○難○惟○以○存○祀○為○幸○古

○再○呼○太○伯○
 ○又○引○季○子○作○証

人○之○於○祀○如○此○其○重○也○故○太○史○公○稱○之○曰○延○陵○季○子○仁○心○慕○義
 無○窮○今○子○興○千○年○之○廢○祀○延○百○世○之○廟○食○其○仁○心○慕○義○何○其○似
 延○陵○季○子○也○既○而○又○歎○曰○雨○岑○之○仁○心○似○季○子○吾○願○吳○氏○之○後
 子○孫○其○仁○心○亦○似○雨○岑○庶○幾○太○伯○之○祀○與○天○地○並○存○矣○哉

○以○太○伯○結
 ○合○得○自○然

吳廣璧日家瓶菴惇倫睦族于先祠尤殫力營葺煥然改觀
 總為一本上起見耳凡為後者能不心銘得鑄萬先生記覺
 家祠一新光垂天壤矣

錢礎日日通篇俱借太史公言發論其文之錯綜頓宕亦居
 然太史公筆法也不意吳太伯世家後又有此吳氏祠堂記

一篇

堂定本

重修鑑潭本族祠堂記

吳國縉

宗曷乎祠也。曰有四德存也。曰曷乎四德也。曰孝也。曰仁也。曰禮也。曰義也。邇遠追始。親愛弗替。謂之孝。血食馨聞。魂爽弗恫。謂之仁。登獻秩秩。虔戒弗懈。謂之禮。倫序井井。班列弗淆。謂之義。故曰四德也。祠舉而四德備。祠廢而四德墮。祠之不可一日曠也。明矣。祠不可一日曠。曷乎舉之。又不免廢之也。曰無其人。也。族之人衆矣。曷乎無也。曰困者乏資。饒者乏志。故曰無也。然則吾宗幸矣。曷幸也。曰有其人也。其人爲禹存子也。禹存子結廬吳閫。非宦非蔭。非紳非衿。乃其夙夜盟心。惟是爲夢寐中第。

一事曰自鑑潭祠以來閱幾十世幾百年雨淋霜剝雀窠鼠攻何能堪此且夫昭穆之位已登者黯然而無光未升者茫然無主陰嘯暗啼能無悽惻故曰夢寐中第一事且夫祠之設也齋而入掘而升羅而獻侑則神明以歡者此飲而福拜而胙宴而醉飽則族屬以聯者此老問養少問技窮問軫恤則流離存活者此士言文農言耕商言風物則疎迤周知者此又察非類鋤躍治警其蕩宗檢踰家法者此故曰幸也然則由五善合四德祠之不可一日曠也尤明矣禹存不出不可得矣

錢礎日曰四德五善建祠之義備矣文亦神似公毅

重修儲貞義公祠堂記

錢肅澗

起○得○矣○元○
人生忠義之氣其有所感而然與盛王之世化行俗美微論賢士大夫公忠為國即勇而在野者出其心力亦將禦侮以安社稷撥亂以定王家如周南兔置之詩是也降至秦風文王周公之教未堙于時負堅操銳之夫本乎性情發為理義莫不有賢士大夫風讀無衣之詩其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夫亦可見所感之深矣明自洪武初天下甫定即首以忠義激勸人心福壽有祠余闕有祠凡死節之士無不褒崇而廟祀之無他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嗣是以來聲教四敷深仁厚澤久而彌篤傳及

建文惠風洋溢人心忠義之氣俱蟠固深結而不可解一旦有
 急賢士大夫冒白刃投水火自父母兄弟妻子外以迄師弟朋
 友株連瓜蔓邨里為墟至于武夫隸卒亦皆顧名思義忘生輕
 死此豈非有所感而然乎余嘗讀遜國忠臣傳見其時有兩義
 卒焉一日龔翊是金川門卒也一日儲福是燕山衛卒也翊以
 城門一勦遂終身不復仕福因購入伍調曲靖衛號泣不食終
 噫嘻是何心與夫龔公之不仕謂仕實害于義也儲公之寧死
 不往役義不為也龔公平居教授讀聖賢書固曉然知仕者之
 非義矣儲公亦豈讀書而知不死之非義乎雖然義之所在甚

無關讀書不讀書也彼一時從龍諸臣非不讀書者歷金門上

玉堂垂纓影組奔走趨承之不服是儲公雖不讀書而過乎讀

書者也儲公之所為義即龔公之所為義也吾于是而愈服開

國之教化遠矣使儲公際太平之世執戈戟捍外而衛內則亦

可為干城為好仇為腹心當與椽杙之野人爭相咏嘆而不徒

與車隣駟鐵輦同類而並觀之也其妻范夫人者端莊純一孝

養勤勞日在澗邊採蓆而織是何異江漢女子采芣苢而賦祐

禩者視彼小戎之婦其貞風潔操不更遠哉無錫新安鄉故有

淨慧寺寺之旁儲公夫婦附祀焉自萬曆至今世紀遙遠祠宇

傾廢其鄉有好義者怒然憂之謂余曰儲義士吾同里也近其里而忍視其祠之頽圯潰壞而不知修將何以使遠者知所慕又何以使干載下有聞風興起拜其像而如親炙之者迺鳩工而修葺之命余記余惟錫邑為讓王故里忠義之士往往出於其中有明三百年間大難三作錫之賢士大夫多殉國難昨者崇禎之季諭德馬公世奇攀龍髯騎箕尾昇天弘光告變中翰龔公廷祥懷沙沈河吏部華公允誠不旋踵亦完髮捐軀以終獨其初靖難之際士大夫未有以死義聞者僅聞一戍卒儲公痛哭悲號絕粒置命稍存忠義之氣于弗墜意者公雖賤卒是

此段議論關係錫邑非小

斯人與其在斯人與歲在上章困敦旱月午日記

黃漢臣曰因一儲公而推引國初教化之隆與吾邑忠義之盛上關國史下係邑乘至于原本經術出入風雅議論之深厚叙次之磊落韓蘇曾王合為一人真高文典冊手樂子尹曰礎日之記儲公與柳子之碑南八同然柳州學步子山殊失本色不如礎日根據名節高文可耀日星也且南公以格鬪死儲公以守志死等死義耳南公為國拒賊贈封大郡賜廟睢陽褒愍備至儲公殉故抗新不蒙見卹荒湖草

岸遺祀僅存非藉立言之士孰爲闡揚志誼得幾日此文儲公亦當起色矣

秦對巖日儲公爲吾邑義士先生此記實爲邑乘生色余向輯錫山藝文志急錄是篇以誌不朽今一再披讀益鼓掌稱快真大文也

弋陽王府記

徐世溥

五月五日與五弟步至弋陽王故府入門升殿肅容而嘆曰使

○俱○從○此○四○字○生○出

王有嗣傳之世世余與若其得至是耶豈惟余與若自將軍中

尉莫不鞠躬趨拜墀下王尊若神當是之時欲一望其宮門而

不可得而今也販夫豎子皆得造其宮升其殿矣又奚特子與

○撫○今○追○昔○無○限○感○慨○

若歟意昔王之在時今日者方且嬪妃如雲左右千百以從王

于宮中俯龍艦發棹歌觴酌蒲艾流連爲歡于斯時也王意亦

以爲吾子孫世世五月五日長有此樂也既而至其後宮仰視

○一○語○恰○狀○

屋梁宮已中斷有荷擔而過者問之曰從此適市道○世捷顧謂

無嗣証據
定本

弟曰詩云踽踽周道鞠為茂草傷宜曰見廢也言幽王逐其子

王而無子雖大道將為茂草焉王之宮今且為周道矣山徑之

蹊用之成路既為周道後雖欲茂草生于宮庭豈可得哉又奚

特牧人販豎升其宮坐其殿而已乎乃為歌曰五之月兮五日

汎舟流兮蛟龍集士女兮遊樂王如在今今日何若國既除今

殿中摧左右風日兮雨雪華榱王逝殿摧兮可奈何宮中行人

兮何其多歌闕而去聞者以為有楚音焉尤宜于五日也沉湘

之人桂林葯房亦其悲矣

錢礎日曰遊故府既動哀思遇五日更添愁緒痛哉斯篇

烏斯幢記

徐晟

烏斯不知在何地嘗讀寧河王鄧愈傳有遮孫烏斯藏使者則

烏斯當在外國云楓江郭瞻博洽嗜奇士構書室置烏斯佛幢

於中幢古銅器狀如浮圖長不過尺古色陸離面南空一龕三

面皆花紋刻佛像一眉目端好如畫最上有數孔當懸寶珠瓊

絡今無存焉瞻言曰此幢出大內甲申之亂不知何人拽出流

落吳門孝廉徐枋欲售之價高不可致展轉落一僧印白手僧

故與某僧有仇某一日欲毀碎之以洩憤前數日會有天幸寄

幢與瞻得無恙嗟夫幢以君國之變至不能久長於宮闕而流

○文○情○感○慨○之○氣○蒼○勁○

○亾○民○間○不○免○江○湖○轉○徙○之○患○甚○至○欲○殺○其○人○不○得○思○得○幢○而○甘
○心○焉○以○志○報○仇○之○意○此○其○可○為○歎○息○流○涕○者○也○雖○然○天○下○之○物
○亦○何○常○之○有○有○成○與○毀○此○理○之○大○常○也○無○成○與○毀○此○莊○生○之○寓
○言○而○數○之○不○可○知○者○也○有○一○物○於○此○棄○擲○於○糞○土○泥○沙○不○能○一
○旦○消○蝕○則○其○光○鉉○精○怪○必○有○溢○出○而○發○見○者○幢○今○既○得○其○地○與
○其○人○而○又○為○之○護○惜○而○安○全○非○其○幸○與○天○下○賢○人○君○子○必○有○觀
○斯○幢○而○抱○俯○仰○興○亾○之○憾○者○作○烏○斯○幢○記
○錢○礎○日○日○借○一○幢○發○出○無○限○感○慨○禎○起○其○情○深○人○哉○文○之○簡
○潔○高○古○在○韓○柳○之○間

謁番君廟記

王 煒

王子客番陽與客尋止水之迹遂登芝山南望坤隅有聳然高

出于闐闐之間者客曰是番君廟也其前則胡大理祠大理番

陽人嘗於廟壁畫松題曰蒼虬出壑作詩于上為明太祖高皇

帝所知官至大理少卿靖難時不屈死罪及其宗族親戚千餘

人其後昭雪立祠嘉靖中史惺堂先生脩其祠堂為講學之所

相與入城就謁焉客曰番君一令耳識黥布于羣盜遣梅鋗而

裂土傳國五世廟食千秋豈不亦豪傑之士哉王子曰子以令

為卑挾尺寸而階侯王為足豪于百代乎古之令非今之令也

文 記 卷 十一 謁番君一 十峯草

方秦之虐天下共苦之陳勝以壘上匹夫揭竿而起魚書狐鳴以聚其眾前無所因勢無所挾役天下之英雄以共為亡秦之舉如此可謂之豪傑當是時郡縣苦秦法多殺長吏以應之項梁殺會稽守田儋殺狄令劉季以書殺沛令東陽殺其令以推陳嬰苟有尺寸皆足因之以自致使番君不審于時終為秦守其不同於會稽狄沛東陽者無幾然則番陽之尺寸亦羣雄之所耽耽也勝等舉兵在二世元年之七月其九月會稽守謂項梁曰江西皆反攻番君之叛秦實與勝等接踵而起史謂其得民心民稱之為番君以湯火之秦能使民懷之則其於民必不

醒出豪傑二字

奇論快論

以秦法自恣而且為之惻怛焉聞勝等之起躍然動中黥布乃適啓其機於是欣然共事不復再計其以女妻之將毋惕于布之雄鷲歟雖不足以語豪傑其審時赴機轉禍為福可謂明哲之錚錚者矣若夫豪傑之興不一其迹然無不權之于其世世治則鳳儀麟瑞造就人才世亂則鵠起龍驤措民衽席其生也以一身而立百世之規其死也以一日而定終古之是有如江胡二公之死節史先生之任道雖骨肉顛連索居無耦固不失為豪傑之士也尊榮困頓視乎所遇淮陰之寄食絳侯之吹簫是已傳國廟食遇之隆耳烏足以定豪傑哉客曰若然則洪忠

迴顧生情

到底不輕許豪傑

客亦

○知○人○
宣亦其人矣。祠在治西，可觀也。遂共往，再拜賦詩而去。
堂定本

錢礎曰：曰就番君不可為豪傑，尋出許多豪傑之士來作翻
案識議，具足千古文之開闢。縱宕皆有神行乎其間，是大作
家。

九日游皇山謁泰伯墓記

陳世祉

戊申秋九月之五日，浦君明其過湖上，偶為予言其居之西為
古皇山，有讓皇墓。又其後為梁鴻墓，處復名鴻山。山之北為嵩
山，山雖卑以阨，然是數者可憑而弔也。九日，全友人輕舟迺流
十餘里，過浦氏草堂，餘罷緣山而南。山童多亂石，越鐵山寺，復
南行，至讓皇墓。還問所為，要攤塚及伯鸞墓處，則已過而不及
登矣。讓皇墓不甚高，封土二尺許，草蔓生寒烟，凄風收人方樵
其上。墓南有碑，碑陰高忠憲記，嘗攷南徐記及聖賢冢墓誌，皆
言泰伯墓在皇山，與梅里相望，去邑城五十五里。山麓有祠宇，

堂定本

今盡廢不存余因伏謁而悲之夫信陵君俠客耳而有守冢之
戶吳越王一方之霸而有表忠之觀讓皇以大聖人遜跡南國
數千年來顧獨使道無列樹隧無饗室甚則墓前不數武亂塚
纍纍然至使用夫野老過而傷嗟不亦大可異哉或曰泰伯當
其身讓天下而不有何况皇山咫尺地嗟夫泰伯則何事於此
獨是治吳而為良師帥居吳為賢士大夫將欲遡源端委為教
於天下後世者獨不當敬其而封樹之乎墓周八十餘步履之
足音是然蓋其下有隧道云已尋嵩山寺殿閣壯敞較讓皇墓
侈矣然非吾道之廢興所關不具載寺中有姚恭靖碑文或傳

教語可當吳世家

問中

恭靖嘗往來寺中嗟乎恭靖南望皇山豈不憬然知向慕而顧
導文皇以靖難之爭何哉醉與浦君論此并書為記

魏冰叔曰叙致中帶議論感慨發之卻不矜張過情而出以
嗚咽頓挫之筆叙次斷續深合古法此歸震川熟摹史歐之
文前後人何不相及之有

錢礎日日題是泰伯文中將要離伯鸞信陵君吳越王與夫
姚恭靖之徒旁見側出總是形出讓皇清風至德此種文境
惟太史公伯夷傳差為似之

延陵季子廟碑記

王畿

考史記太伯同仲雍奔荆蠻荆蠻人義之立為吳太伯武王克
 商封其後為吳從太伯至王壽夢十九世壽夢子四人最次季
 札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不可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立其長子
 諸樊諸樊卒命傳弟餘祭欲以次必致國季札後傳餘昧餘昧
 卒復授國季札札讓逃去因立餘昧子僚為王當時多季子高
 義以其封于延陵遂相傳為延陵季子云夫季子誠無愧太伯
 矣乎太伯長位當及之讓人所不能讓以成父太王志卒開王
 業季子位不當及讓所當讓卒以保身吾觀春秋時弑君篡國

正論

史不絕書其始蹈瑕抵隙悍不顧義而攘之位不旋踵覆滅隨
 之何可勝數而季子獨以高標絕俗蟬蛻塵埃與太伯後先頡
 頤可不謂賢哉且世不乏長往不返之士自許由卞隨務光之
 徒以天下與人至相揖讓固彰彰較著矣彼楚子西曹子臧者
 曾何重焉而季子景于人心歷百禩不可泯然則其讓不讓為
 世所習稱可弗贅也第季子既敝屣千乘冥冥鴻飛其于富貴
 掉頭已盡于人必無足當其心以余所觀歷聘諸國獨惓惓于
 遠瑗史鮪晏嬰叔向子產諸君子殷殷把臂不忍去于齊勸晏
 子納政與邑以免難于鄭勸子產慎禮以免難于晉規叔向之

此種識見出人意表

直以免難其於當世賢豪契合所三致意者不越見幾明哲之
 旨噫春秋時士君子遭際末流亦岌岌乎危矣過徐君徐君雖

語知心

既沒不忍忘以其所結納若此勸勉若彼豈果于忘世者獨取
 吳國加之身若將免焉非無以也彼視其先之間關千里棄國
 以文身終孰與專諸之匕首交其胸夫太伯當周運方興止求
 乎吾心之仁之所安而季子所處在衰亂之已極非知幾遠引
 無以全其于高義一也又發一說或以太伯窺身荆蠻始開勾吳立國季
 子觀樂辨六國興亡竟不出一策以救吳之敗夫以季子其才
 豈不能有所設施于吳國然祇以之爭長諸侯縱橫圖霸耻矣

不可為矣且既已潔身高蹈又安能以其皎皎之義膏屬鏤之
 塵昔夫子題其冢日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無容更贊一
 詞豈非其景行感慕憑弔之至有不能以一德名者哉近世諸
 王何必德同湯武侯門仁義苟功施聊足震懼隣國亦遂已
 赫赫當世然死之日與烟霧俱盡聞季子之節者無慮童顏白
 叟莫不流連高義與江山同其永久抑亦可以風矣與太伯並
 祀千載有以夫嗚呼是為記

錢礎日日季子行義同太伯其心事實與太伯異經明眼人
 看出真是千載知心行文一頓一折尤極抑揚含吐之致

吳山伍相廟記

錢肅潤

山以吳名因伍相而名也山之上故有伍相廟云于廟為伍廟

于山不謂之伍山何也伍相吳之相也居吳之國事吳之君死

吳之地祀吳之山惡得不謂之曰吳山當伍相去楚從橫嶺上

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

方今之世其堪與楚敵者唯南有吳至江上呼漁者渡之將以

適吳也至溧陽界中見女子擊絮託食唯恐一旦饑餓死不得

至吳也至吳徒跣被髮乞于吳市吳王闔廬聞而召之下階迎

上殿與語三日三夜不倦伍相于是為吳之人而非楚人矣及

○吳○字○点○睛

通○篇○伏○案○在○此○

又一層

助吳伐楚五戰至郢鞭平王尸復其讎廼奉吳王歸伍相于是
為吳之人而非楚人矣又厥後闔廬死夫差立敗越夫椒諫越行
成不聽諫伐齊又不聽至被讒賜屬鏤以死死而立廟以祀伍
相于是終其身為吳之人矣如是則謂之吳山也固宜或曰楚
雖讎地其墳墓丘冢在焉矧父讎復矣惡知其志不在楚而在
吳也曰昔者楚昭王嘗使使報子胥于吳勸之來歸願以邦與
民共治之子胥曰前為父報讎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
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還報昭王曰子胥不入荊邦明矣
此其志果不在楚而在吳也說○得○斬○截或曰吳既不聽伍相之言矣歷九

又

堂定本

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此土也曰范蠡嘗以不去責其不智伍
相聞之嘆曰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
人君虧恩為臣報讎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于不
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是伍相不忍
去吳也或又曰伍相被讒將死且曰抉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
之滅吳其于吳也恚甚矣何樂乎有吳曰子不聞伍相之言乎
生不遇時吾命也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聽斯言也豈惟
生不忘吳即歿亦不忘吳矣如是則謂之吳山也固宜君子曰
○推○勸○至○此○極○矣○
○逆○出○忠○義○之○先○更○有○淵○源○
○噫○莫○謂○吳○無○人○太○伯○開○吳○延○陵○遜○吳○伍○相○死○吳○忠○義○相○傳○累○世○

記

卷十一

吳山伍相廟二

五

十峯草

不絕其亦有由也。太史公作世家首吳太伯重吳也。抑重太伯也。孔子父題季札墓有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重吳也。抑重季子也。伍相死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因命曰吳山重吳也。抑重伍相也。余嘗登吳山過伍相廟知山之名吳也。以伍相名作吳山伍相廟記。

徐季重曰通篇挈吳字爲骨層層策應段段翻空如游龍如輓轡愈轉換而愈勁厲誠傑作也。

成二鴻曰斷然不朽之文爲吳地增許多靈傑氣色與吳山共磨滅可也。

張秋紹曰綱目三特筆韓人張良晉徵士陶潛唐特進張承業皆以不忘舊君系故國若伍相始終爲父讎楚生死以身報吳則又奪胎換骨是吳人非楚人矣。且其沉死在閭江而胥濤乃在錢唐豈到江吳地盡對岸越山多讎越忠竟有萬古不泯者乎。後人表山名吳而祀伍相于此非特旌其忠孝亦曰伍廟存而吳爲不亡云爾。得此大開生面卽首陽宜名商山儋武宜名漢山五坡嶺厓山皆宜名。宋山氣作山河壯本朝正不必雪黍離之涕。

功德坊記

錢肅潤

辛丑春三月肅潤至西湖乘湖舫歷六橋諸勝地過功德坊舟
 子告余曰此錢王廟也肅潤瞿然起登岸訪之湖山隱映地勢
 宏敞至廟門有額歸然顏曰順天者存新建伯王守仁筆也從
 中道入有碑環立勒宋學士蘇軾表忠觀文登堂高薨巨桷儼
 如帝室戴冕旒披衮衣坐于堂上者始祖武肅王也其左右四
 王以次竝列曰文穆曰忠獻曰忠遜曰忠懿肅潤拜稽首成禮
 而退喟然曰讀史至五代之際易君代國如更戍卒為國長者
 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其間以唐莊宗之賢而不免于

弒以周世宗之明達英果不一傳而國祚絕獨我王三世相承
 簪纓不改何其盛也逮夫有宋受命削平僭亂吳蜀南漢兵革
 相繼靡有寧宇而吳越獨按堵如故又何休也若此者豈非王
 之功出○功○德○鄭○重○德有以致之歟夫自古侯王建國未有功德不紀而能享
 有令名保世滋大者也我武肅開疆拓土以迄文穆忠獻忠懿
 遞嬗以來豐功鉅德史不勝載其最著者請畧陳之當王仙芝
 倡亂揚○功○德○有○休○有○要○朱直孫端寇孽朋奸爰仗義旗身當勅敵旬日殄平王之
 功也於時千里之山川以靖兩郡之水火以接非德乎黃巢猖
 獗獨領偏師設奇退敵名震江淮王之功也於時長蛇封豕越

境遠徙新市下江皆成樂土非德乎劉漢宏恃有浙險張營列
 砦我師潛趨間道電掃雷奔敵人陷陣王之功也于時鏡水風
 清蘭亭澤遍予其生聚大布仁慈非德乎薛郎雄據長江謀犯
 中國官軍奉命疾征水陸兼進盡殲賊巢王之功也於時毘陵
 之城邑晏然建業之鐘簷無恙非德乎他如徐約擅逞都符肆
 行徵斂王乃遣下江將發上谷兵扼吭斷喉賊渠崩潰微王之
 功則松陵之烟水難平香徑之黎元莫拯矣又如孫儒棄淮南
 趨江左飛揚跣踏所在蹂躪王乃張天網闢地穿持久以待勢
 窮宵遁微王之功則由拳片土幾作烟煤雪水餘波竟成膏血

矣。又如董昌僭號妖訛四起。王乃奉行天罰。并有越州。微王之
 功。則民間錢帛既括者不返。戰士芻糧既侵者不復。嗚呼王之
 功。是即王之德也。已上言武肅之功至如吳人乘船戰于狼山。順風揚
 灰。縱火以焚王。雖不言功。而兩國連和。休兵息民。德莫大焉。此言
 文穆之功德。福州告急。遣兵往援。臨陣奮擊。大破唐軍。王雖不言功。
 而救鄰卹災。仁心為質。德莫大焉。此言忠獻之功泊乎李景不道。出
 兵相攻。擒查文徽。獲趙仁澤。厥功偉矣。割地內附。即日班師。德
 孰高於王。李煜不朝。奉命進討。常潤既拔。金陵以克。厥功偉矣。
 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德又孰高於王。此言忠懿之功由斯以觀王之

大○結○東○功德遠矣。雖然功可見。德不可見。即德可見。而德之至者不可

見。昔孔子尚論武王。歎其才多於文王。則稱至德無他以事殷

故也。我武肅躬膺王爵。天寶可冀。使當日聽羅隱之言。出圖梁

祚。縱功不成。猶可退係吳越。自為東帝。而王甘守臣節。至唐不

少變。臨歿且囑後人。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禮此何如德

也。其後文穆忠獻世守。勿替傳至。忠懿歸誠於宋。納土來朝。歲

奉貢獻不絕。善始令終。福履之盛。莫之與京。可不謂至德乎。或

曰。四王之德至矣。忠遜王何以稱焉。曰。讓美德也。泰伯讓季。歷

以開周家。卜世卜年之曆。忠遜讓忠懿。以全吳越。三世四王之

功德坊三

業其為至德無疑也。嗚呼！四王有功有德，而功與德並。忠遜以德掩功，而德即其功。昔人之作功德坊，併五王而祠之，宜哉！禮子孫之于祖也，有善而弗知，謂之不明；知而弗傳，謂之不仁。肅澗不敏，其敢以不明不仁居為作功德坊記。

秦大音曰：余讀表忠觀碑，最愛其有德于斯民甚厚，有功于朝廷甚大。二語以為可移作五代史論贊。今讀礎日功德坊記，其立論本蘇記敘事，撫歐史可謂擅兩家之長者矣。

陳其年曰：歷載功德鋪張揚厲，形容盡致。在謝靈運述祖德，顏真卿家廟碑之上。

客山記

錢肅澗

毛子子霞別字客山，山以客稱，別乎主也。然則山無主乎？曰有。

提出吳字有來麻

子霞生於吳，長於吳，吳中之山皆主也。吳中有山不能為子霞

主，子霞亦不樂為之主。于是廼以客山稱，或曰江山風月閒者

便是主人，何客為？曰：天地蘧廬也。古今傳舍也。人生逆旅也。何

敘次歷落

獨于山不然？子霞嘗遊越矣，越山客也；嘗遊閩矣，閩山客也；嘗

遊粵矣，粵山客也；又嘗遊晉豫燕趙齊秦間，無往非山，亦無往

非客。而于楚尤低徊留之，不能去。始築霞寄亭于襄陽，為鹿門

客，繼築聽雪樓于郢中，為蘭臺客；及後遊于三湘七澤，黃鶴晴

川○以○至○大○別○俯○瞰○一○切○風○景○絕○異○喟○然○嘆○曰○樂○哉○是○山○吾○終○客
 于○此○矣○迺○于○山○之○南○自○為○壽○藏○而○題○之○曰○萬○里○青○山○又○于○其○前
 築○一○杯○亭○與○二○三○友○朋○飲○酒○賦○詩○其○中○噫○非○大○別○山○惡○能○有○此
 客○哉○夫○人○之○為○客○難○矣○易○之○旅○以○言○客○也○初○為○瑣○瑣○三○為○焚○次
 四○雖○得○資○斧○而○心○不○快○上○則○鳥○焚○巢○而○先○笑○後○眺○其○為○即○次○懷
 資○而○得○童○僕○之○貞○射○雉○矢○亡○終○獲○譽○命○之○來○者○有○幾○哉○至○于○諸
 侯○寄○寓○他○國○謂○之○寓○公○寓○亦○客○也○禮○諸○侯○不○臣○寓○公○客○重○矣○然
 以○讀○式○微○旄○丘○之○詩○猶○不○能○無○痛○心○焉○客○其○能○久○乎○霞○之○為
 客○何○壯○也○當○其○拜○樂○令○歷○儀○曹○為○客○卿○迨○夫○放○浪○雲○水○行○遊○物

外○為○客○星○或○入○大○將○軍○之○幕○稱○揖○客○或○詣○宰○府○之○門○題○釣○鰲○客

足○跡○所○至○候○人○郊○迎○公○卿○擁○篲○為○鄭○莊○之○置○驛○為○陳○遵○之○投○轄

斯○其○為○客○也○豈○猶○夫○人○之○客○也○哉○山○靈○有○知○能○不○為○之○歌○戾○止

咏○信○宿○乎○予○亦○吳○客○也○遊○楚○者○再○矣○而○此○間○之○山○不○我○留○山○負

我○耶○我○負○山○耶○若○子○霞○之○詩○之○文○之○大○書○之○篆○刻○皆○足○不○朽○茲

山○者○故○客○若○為○山○留○山○亦○為○客○重○山○傳○客○傳○客○山○惡○得○不○傳○作

客○山○記

譚灌村曰一往寫出客况淋漓盡致客山高風安可無礎日

高文傳之

毛子霞日記予別字說有曰客以山為寄山以客為顏不知
客誰客山誰山山亦不用一錢買客亦不作爾我觀是客原
無定踪山亦無滯相也今如所言其為山也多矣其為客也
至不一矣予實窶人曷足當此雖然世出世間誰為我有惟
客與山可以耐久敢不拜教

○其○為○客○也○豈○難○大○人○之○客○也○豈○難○山○之○客○也○豈○難○不○為○之○所○難○也
○以○此○觀○之○則○人○之○客○也○豈○難○公○之○難○也○豈○難○非○之○難○也○豈○難○為○之○難○也
○及○於○客○也○豈○難○大○人○之○客○也○豈○難○山○之○客○也○豈○難○不○為○之○所○難○也



